

光化縣志卷之七

藝文書目

周

伍子胥八篇 原列雜家

伍子胥十篇圖一卷 原列兵家俱見漢書志

遯甲訣一卷

遯甲文一卷

遯甲孤虛記一卷 俱見隋書志

晉

光化縣志卷七 藝文

范甯春秋穀梁集解 見晉書本傳

宋

范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

范泰文集

范曄後漢書

宋

張士遜晏殊笑臺詩一卷 見宋史志

張友直資善錄 見宋史本傳

張友正文一卷 見宋史志

張嶠紫微集三十六卷

嶠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中第紹興九年除司
勲員外卽累遷敷文閣待制知衢州終於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事蹟具宋史文苑傳嶠爲陳與義之表姪少
時嘗從受學故劉克莊後卽詩話謂其詩句法與簡齋
相似而於五言古詩尤極賞其語意高簡意味深遠又
克莊新擇七言絕句如故園墳樹想青葱諸篇尤能以
標格見長而集中似此類者尙多大抵絕句清和婉約
較勝與義其他雖未能遽相方駕而氣體高朗頗足以

自名一家至古文典雅沉實亦尙有北宋諸家矩矱所
上奏議如論和戰守論攻取等篇史皆採入本傳於當
時事勢尤條析詳明惟紹興復古詩一章貢諛秦檜深
玷生平考朱子語錄有云金人敗盟時秦檜大恐顧朝
士問計張巨山微誦曰德無常師王善爲師善無常主
協於克一檜因留與語巨山爲之畫策檜喜卽命作奏
稿倉卒不仔細起頭以德無常師爲伊尹告成湯陳力
就列爲孔子之語尋擢巨山爲中書舍人有無名子作
詩嘲之云成湯爲太甲宣聖作周任云云是嶠本因附

檜得進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載此事且稱檜旋疑嶼貳
已未幾亦罷然則此詩之作乃借以修好於檜者故本
傳謂詩進後將復召用殆由檜意解而然特作史者不
能得其情耳今其代檜奏稿雖已不存而是詩尙傳留
供千秋之嗤點亦足以昭炯戒矣宋史藝文志載紫微
集三十卷書錄解題則作張巨山集亦三十卷自明以
來久無傳本今據永樂大典所錄哀輯排比諸體咸備
當已勘無缺遺以其篇帙較富析爲三十六卷乃依宋
史題曰紫微集復其舊目焉四庫全書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石潒滄浪集

明

韓應嵩楚乘 存笥錄 太室山人文集 俱見舊志本傳

韓光祜掖垣疏草 撫豫疏檄 俱見舊志本傳

危思謙評選古唐列國詩九種 評選言行錄九種

棲霞草堂詩集

光化縣志卷之七

藝文

漢光武帝封鄧禹詔

後漢書

制詔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
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殫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
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今遣奉
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鄼侯食邑萬戶敬之哉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四

晉孝武帝詔

晉書

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
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將軍
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爲立屋宅並給其妻衣食
以終厥身

明莊烈帝詔

詔曰故戶部尙書陳大道歷階一十七轉効忠四十餘年
鞠躬盡瘁始終如一司賦而度支不匱帥師而權璫視魄
肅清綱紀人畏其嚴賑恤災傷民懷其惠正直忠厚無愧
名臣遣使致祭並予祀鄉賢祠

明祁州知州誥命一道

崇禎十六年

誥曰爲守者甯第纍若邀榮蓋有牧芻禦侮之責焉惟事
事有備緩急始恃以無恐爾直隸保定府祁州知州危思
謙道足宜民志惟潔已當桑雉馴野之日一旅有成迨戎
馬生郊之秋孤城無恙惟兵食足而立信故饑饉因而知
方是用授爾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夫東漢才吏每苦繩墨
約結無所見奇夫吏亦何必奇也爲晉陽者不爲繭絲卽
爲保障爾行之亦旣效矣尙其益懋爾績以永終譽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七

蕭相國世家

史記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八

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

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悅漢五年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

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

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
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
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
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
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
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
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
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
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

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
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
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
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
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
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
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
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
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

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貴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置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死乃下相國廷尉

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祖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

謹又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
不過爲桀紂王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
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
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王孝惠
曰曹參何如何頌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
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
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
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
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
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
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漢高帝平定天下論功行賞首封蕭相國爲鄼侯自是
終西漢勿替至後漢章帝猶求得相國末孫封之則蕭
氏爲鄼世家舊矣廟祀始於漢歷傳至今弗衰余下車
伊始瞻拜祠下見棟宇傾圮心竊憫之詳請大憲發官
帑增修落成率其後嗣致祭畢細詰侯扶炎漢功茫無
以應因錄史記相國世家並太史公贊勒石嵌諸東壁

俾侯裔孫讀之知食邑茲土之故庶世守師儉明訓以
勿貽先人羞云皇明永樂乙酉年知光化縣事永嘉王
時中跋

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迺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士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

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與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龔或曰聖王未啟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爲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與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

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街熒星不舍
氏房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
各有所主夫房星卽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
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
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
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
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
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
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由此論

之天文安得遵度哉廼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
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卽黎邱秦豐之都也
是時月入於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
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
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
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
螫主庫兵此一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
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
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

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甯之效也五七
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
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
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
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
之畔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滅否粲然可不
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
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
憂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夢爵祿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盡

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

右文見後漢書

蕭相國鄼文終侯頌

晉陸士衡

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
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
是謂宗臣

昭明文選

移夷陵令歐陽修官光化軍乾德縣令制詞
敕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以懿詞決科以敏智
從事薦承俊選參校秘文偶弗慎於言階迺自貽於官譴
遽沿遐牒亦既逾年宜遷通邑之良且寄字人之劇余方
甄錄爾尙勉勤可特授守光化軍乾德縣令替張宗尹來
年三月成資闕散官如故仍放謝辭

王堯臣行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寶元元年

歐陽修

修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修以罪廢不從先生

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縣有古碑一片

一作砬

在近郊數大家之間圖經以爲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

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畧述其有道不仕以數學爲

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古孺蒙

一作古孺蒙

先生碑蒙

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

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

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十九

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摩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
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
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甚
源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求雨祭

一作五龍祈雨文

寶元元年

宋 歐陽修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一有字重事也一無此字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為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為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修一作吏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吏雖愚尙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尙饗

謝李秀才贄見啟

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歐陽修

某啟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爲邑旣陋且窮詩稱
荆蠻以比戎狄羈遊宦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不通頑然
囚拘誰與爲偶孤陋之謂古人所憂今者上蒙寬仁徙之
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方將沐而薰之自與
人齒秀才首迂玉趾贄以長牋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
啟紙粲然詞章蓋夫逃於虛空聞足音而尙喜友於賢者
况邦士之所推願斥簿領沈迷之勞以從閒燕仁義之樂
區區之意言豈足殫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一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歐陽修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尙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旣而皆以進士舉於鄉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三

里

一無里字

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

潭州湘潭王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於朝君尙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二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

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勳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尙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歐陽修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離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水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旣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嘆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滄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釀爲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四

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無二字河北轉運使

又薦爲冀州軍事推官逾年一無二字吏部考一無此字籍凡四較

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

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理一作壁州疑獄旣

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

勞遭歲飢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

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

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飢民德君粟歸諸庾無

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

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墜
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府字未行契丹
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二字無趙
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
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
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
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
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一歲卒以疾解退居於漢
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三五

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

一作官至尙書屯田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

一有善不享其厚用不旣其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

社今民旣不能祠君子漢之之一無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

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於

隧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

慶曆二年

歐陽修

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爲酷虐兵士致兵士等作亂攻劫州縣驚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之患而又不畏法棄城遁走其罪狀顯著便合誅夷朝廷慎於用刑尙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法則依法無正法則原情今韓綱所犯法有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當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亂但其棄城而走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器械韓綱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六

手下自有六一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器甲旣不能盡力禦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將手下兵士津送全家上船便棄牌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亂起自綱身臨難逃身而不死國方今盜賊可憂之際若使天下州縣皆效韓綱見賊便走則在一作到處城池皆爲賊有陛下州縣誰肯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綱之一死理在不疑一有外然字但見拖延多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好行姑息漸有恩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過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卽不知一作後孤寒有罪者何以行

法其韓綱伏望聖慈出於睿斷早賜依法施行取進止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七

論光化軍叛兵劄子

慶曆三年

歐陽修

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官稱着黃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敗爲患如何旣敗之後不誅家族况小人作事亦須先計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一作會已及半年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二十六

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至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已延賊飲宴宿於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爲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畏賊過於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充勢從此轉強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寬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說婦人女子之仁尙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李正已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

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尙存不敢奉賊
從來只被迂懦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
已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力行之取進止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

慶曆三年

歐陽修

臣近爲光化軍遭韓綱酷虐致得兵士作亂會薦國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軍日軍民愛畏乞郤令依舊知軍不蒙朝廷施行近聞光化軍兵民官吏列狀奏乞李允知軍正與臣等所言符合臣等職在諫諍事無大小只要上益朝廷下協物議今來所薦李允臣皆不識其面但採訪得此人實有吏才在光化日甚有惠政當此軍城一作賊燒劫之後此人必可撫綏今朝廷只見臣等薦論未賜深信既是本軍陳乞可以不疑朝廷前來失選良吏致因韓綱屠虐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

軍城今又不能別選良吏撫綏殘破致使軍民自乞一舊知軍若不與則臣恐軍民怨怒變亂復生其李允伏乞依光化軍民所請郤令知軍取進止

右文八首見廬陵集

重修學記碑

宋李鷹

飲則祭先酒食則祭先飯一飲一食而不忘報其先矧修身治民可忘先聖人乎孔子載道欲濟天下而時君不能用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不試於當年然金聲玉振之德發乎一身形於萬世萬世之下六合之間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尊爲王公卑爲庶士凡圓冠方屨者皆仰之以爲師大而治天下小而治一已凡進德修業者皆資之以爲法蓋人無貴賤莫不爲其徒事無巨細莫不用其道烏有爲其徒而寢廟之奉不虔用其道而教化之宮

不飭者乎浮圖老子之道敢與吾聖人抗衡則以習其說者皆能嚴其居尊其師故塔廟參差緇黃雜遝彌滿天下孔子弟子乃顧學校興廢愀然於心可無愧乎鄴漢相國蕭侯之故封其山川秀潔并邑豐富民氣醇雅爲士者敬慎尙節義黔山洪侯復以忠厚中和之政整齊之一境藹然有古風洪侯初至謁孔子廟祠怪其堂序失次而風雨烏鼠侵敗屋室土摧木腐瓴飄甃裂貌像欹殘器用缺折乃喟然歎曰有土有民不可不視者三曰社曰稷曰孔子祠鄴通邑也何爲乃爾召耆舊而詢焉皆曰嘗爲軍昔之

爲守與夫前爲令者春秋釋菜纔一至焉文具苟簡以應故事或有營繕者不過補漏堵傾而止三歲鄉舉會於督府饗飧之田督府取之故褻博之士不復講肄於其間絃歌之音不嗣久矣久則寢衰而寢弊也洪侯曰噫欲爲政令必先教化欲用教化必尊聖人使民回心向道我輩所務乃咨部使者暨荊州牧請新之然財用所給不能取具鄧之士民相與議曰洪侯欲惠民於無窮學校成於鄧鄧士子居之鄧之利也洪侯何有焉吾屬盍共成之乃衆請於庭侯曰縣官之貲亦可苟完諸生因欲壯大尤所願也

於是願獻貲以助用者願獻地以益基者願新繪塑者願按圖指位治材董工自作某處者板築橫斷塗泥丹雘惟恐或後門堵肅然殿陛隆然貌像考於秩爵齒徵於書服章珪佩各稽於禮籩豆尊彝皆合於制所以奉先聖先哲者恭而嚴重堂沉然扇闔洞然藏書有府藏粟有庾廡序戶牖一皆從便藩垣庖廡一皆有法所以待先生弟子者備而潔故厯階過位則人人有畏聖人之心竦然而起敬升堂處奧則人人有崇道德之心疊然而自勸鄧之士民舉欣欣然相賀且謂廡曰廟學之廢久矣非洪侯何以至

此之巨麗也。廌曰：昔張老頌趙武之寢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而獻文子喜以謂是使武得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嗚呼高明之家，方傾貲以治第，而基傾池平之歎已興，身外之感誠以寵辱在人，而禍福無常，故歌於寢，不敢自慶，哭於寢，然後以牖下爲幸。孰若居有輪奐之美，而通經於斯，著書於斯，求道窮理，則爲聖爲賢爲大君子，亦於斯砥行立名，爲公爲侯爲卿大夫，亦於斯有樂而無哀，有得而無失也哉。凡今鄮人與其子孫無忘洪侯之德，洪侯名中孚，字思誠，歙之休甯人。

熙甯元豐間，居大學，有盛名，擢進士，所居見稱，課鄮爲最。庶幾古所謂三不欺者，鄮民蒙仁，其績甚衆，匪獨學校而已。蓋王佐才也。元符三年二月十有四日記。

右文見濟南集

崇山崖園亭記碑

宋張嶠

求勝概者必在於深山窮谷人跡之所罕至然後以爲奇特而玩之至於跬步之近有湖山千里之觀爲人所易而弗貴者有焉崇山崖是也崇山距鄴北九里在晉順陽王城之右按圖經唐天寶六年改爲固封山土人襲舊名而不知改也山之崖闖然特出於漢江之潯江外皆環山茂林堅峭蓊鬱錯立交峙望之莫知其際焉山之上多穢草惡木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居民陋之欲易而不售者積數歲矣族兄彥遠一日往遊喜其量而售之旣乃平易道路

疏竹出石剔穢草誅惡木心營目顧因高就下而作堂於中掖以兩廡步簷回環周若一舍直東爲菴以棲雲霞臨崖爲亭以釣清瀨而又樹以青松間以雜花工不罷人作不費財舟車上下談笑卽至不待勞形於鄙遠而山水之秀畢萃於是邑人見之咸以爲忽生頓出而不以爲故所有也余因謂曰凡物之大情莫不駭異習常忽近而慕遠惟賢者而後能因其同而得人之所異因其近而得人之所遠然則是山也昔嘗見輕於樵夫牧兒與培婁同列矣一日取於彥遠登焉而遠若天之益高地之加闊而異者

遠者出焉夫山豈改於昔哉特以所遭之人異也彥遠之
識其與庸衆亦遠矣彥遠爲人間曠怡愉居常蹇然有臨
民之志春秋鼎盛他日故未可量也使識士之賢智愚不
肖如山之善惡則當有清曠秀發貢奇效珍於前者矣吾
之族將由之以復振興其爲悅於目適於心又不止如山
之樂也余旣叙其登臨之美而又以是告之宣和二年三
月七日弟嶠爲記奉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樞密副承旨
知東上閣門事鄭成之書

右文見紫微集

歐陽文忠公傳

宋史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幼孤母鄭守節親誨敏悟過人及冠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入爲館閣校勘景祐三年范仲淹貶修爲書責司諫高若訥亦被貶爲彝陵令徙乾德令久之知諫院慶厯初更用富弼韓琦等於是朋黨之議起乃爲論以進極言君子之無黨仁宗嘉之特除知制誥奉使出及還諸人皆罷上疏辯之邪黨傳致其罪左遷知滁揚潁等州留守南京在外十二年遷翰林學士修唐書嘉祐二年知貢舉痛抑險澁體場屋之文遂變唐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六

書成加禮部侍郎兼學士復拜樞密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協定建儲之議英宗立太后垂簾幾成嫌隙修婉解之太后乃釋然神宗初卽位被不根之謗力求退以尙書知亳州青州請止散青苗錢爲王安石所詆徙蔡州熙甯四年致仕次歲卒加贈太子太師諡文忠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放逐流離志氣自若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厯數郡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宋興文體弗振修初得韓愈遺稿苦志探賾爲文豐約中度折於至理天下翕然尊師之而

所撰五代史尤卓絕始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成金石錄
篤於朋友時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尤好獎引後進賞識
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父子皆被其游揚得顯
於世焉

光化爲周陰子國至宋猶有陰城鎮之名乾德二年建
光化軍復置乾德縣隸焉後乃改乾德縣爲光化文忠
於景祐三年貶彝陵明年冬以葉清臣之奏近徙乾德
康定元年范文正公爲陝西副招討辟掌書記辭不就
意此時已去乾德是公之治茲邑幾及三年雖世遠跡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三七

沈政事無考而祠宇屢建厥後移於復文書院之東偏
且繪像而鐫諸石豈非寬簡之德人人者深故厯人無
替歟公在當時議論風裁不在韓范下顧橫被讒謗久
沈郡縣間而乾德以偏小之區遂首蒙仁人之惠然則
公之拂鬱實邑之光榮也公爲令時嘗率諸生拜漢處
士婁先生墓其敬慕前賢如是正所謂迹異心同者余
故修敞其祠增婁先生像位並祀於中蓋亦遠體公之
雅意云爾昔乾隆歲次甲辰秋九月望日知光化縣事

青海魏世龜跋

董千戶傳

元史

董文蔚字彥華俊之次子也重厚寡言不事嬉戲立志勤苦讀書忘倦及長善騎射膂力絕人事母至孝接人謙恭凡所與交貴賤長幼待之無異至於一揖必正容端體俛首幾至于地徐徐起拱人所難能兄文炳爲臺城合厲精於政家務悉委之凡供給祭祀賓客之事無不盡心辛丑起民兵南征文炳命文蔚率十有七人私整鞍馬衣甲自爲一隊與衆軍渡淮甲寅世祖收大理還駐六盤山文炳以文蔚孝謹公勤可委以事解所佩金符以讓帝嘉賞之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八

授臺城等處行軍千戶南鎮鄧州與荆襄接境沿邊城壁未築是年冬十一月修光化乙卯立毘陽丙辰築棗陽文蔚悉總之治板幹具畚鍤儲餼糧運木石程其工力時其饑飽藥其疾病見執役者常以善言撫之弗事威猛衆咸感曰他將領役鞭箠怒辱不恤困苦今董侯慈惠若此我曹安忍負之各盡力成之丁巳攻襄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士於湖水狹隘之處伐木拔根立於水實以薪草爲橋梁頃之卽成至曉師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異之文蔚復統拔都軍以當前行奪其外城

論功居最已未憲宗伐宋入川蜀文蔚奉詔將鄧之選兵
西上由褒斜歷劍閣而劍閣諸州平地不能守置州事於
山師行大獲雲頂長寧苦竹諸砦長驅而前至釣魚山崖
壁巉峭惟一徑可登恃險阻未卽降帝命攻之文蔚以水
往攻廼激厲將士挾雲梯冒飛石履崎嶇以登直抵其寨
苦戰頃之兵士被傷廼還帝親見之加以賞賚中統一年
世祖置武衛軍文蔚以鄧兵入爲千戶帝北狩留屯上都
三年李璫反據濟南文蔚以麾下軍圍其南面春秋力戰
城破璫誅奏功還至元五年七月十七日以疾卒于上都

之炭山弟文忠時爲樞密僉院乞護喪南還帝甚憫之泰
定中贈明威將軍僉右衛使司事上騎都尉隴西郡伯

按歷代未官於光而功德在民者元董公外推明鄭司
李范公有韜威豐間安徽巡撫唐公訓方都統舒公興
阿彼三公均有紀功碑而董公獨無爰登全傳用誌不
忘云

鄧陽八景記

明王 紹

自襄陽沂流而上僅百里許有邑曰光化卽古之鄧縣漢
蕭何所封之邑本韓地秦漢以後沿革不同迄宋熙甯年
間改光化縣今因焉其邑挾蜀漢扼新鄧枕太和通秦洛
爲名勝之地其間山明水秀風景殊異固不可不紀乃永
樂乙酉永嘉王時中來令是邑公暇巡覽邑之山川古蹟
有可據者編爲八景將發其隱晦者以著於時也顧邑治
其城故老相傳築自西漢崇墉環壘壕塹溝渠今尙存焉
曰鄧城高古縣西有水原出嶓冢縈迴環抱值秋光瑩澄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四

澈可以鑑物曰漢水秋清縣東去三里許有山曰馬窟當
漢時有馬百匹從此窟出因以得名雲氣磅礴瀾漫吞吐
於其上者無虛日曰馬窟雲峯縣西去三里又有山曰固
封層疊環固將晡則殘陽返照相與盪摩掩映以爭變化
於空闊之外曰固封夕照城南五里鄉名太和其中有泉
一竅源出混混温而可浴曰太和温泉縣西北十五里又
有灘名五龍澎湃洄洑奔流瀆湧晚則漁舟艤舶火光燭
之璀璨奪日爛爍搖金曰五龍漁火城南一樹曰杪樞亭
直特立蒼翠天喬夜則月色斜映篩金散玉玲瓏瑣碎目

杪擢夜月城之東北有寺曰福嚴幽邃深寂萬竹森立繁
陰翠色侵窗拂牖清碧可愛曰福嚴竹塢此鄴陽八景所
以得名也越明年丁酉金陵何仲益來宰是邑安定楊邊
清亦贊其事咸屬予文以記之予惟自有宇宙以來此地
之山川景物崇臺峻榭固非一所或遭兵燹或毀風雨埋
光剗彩莫之可考者蓋由無人以紀之誠可嘆也我朝六
合混一文軌會同疆場版圖度越前古大修典籍以昭文
明而山川之秀麗風景之殊勝者亦因之而顯猗歟盛哉
永嘉王公之論亦其宜矣自今而往則斯邑之山川景物

炫輝不泯以傳於無窮者自今而始也故樂書之

右文見府志

光化磚城記

明王從善

光化古鄠陽漢蕭丞相何食邑國朝隸襄郡焉故無城泥垣棘塹剝夷隘補頽駕漏往往因循其來已久正德辛未盜起齊魯渡於河破裕州及諸鄰邑屠居民血流成波暴骨如莽旣而鋒益銳犯唐鄧以城堅不克氣遂靡我師乘而殲之盜始平廷議以城池之制雖小邑不可後凡得視大郡焉於是黃侯金適令光化捧檄而喜曰吾志也乃敝衣冠忘寢食料理相度必躬以親鳩材不擾役工則均晨夜肆力民爭應命偶發地得藏磚數萬城成益易經始

於甲戌九月訖工於次年九月其袤九百有六丈崇一丈有八尺爲埤堦二千七百六十爲門四曰登龍通濟迎薰朝京各重樓以表之隍則卽其舊加深廣焉西一面瀕漢水春夏瀾漫輒衝嚙居民屢徙侯迺審要害處甃五石礮以殺其勢城益堅可久然役甫逾期大工告落勞者休行者息居者無虞者老得遂藏兒孫以長養實是邑千萬世之永利也邑博葉君葵與其佐夏寅歐陽端樂其成乃持狀來徵文以紀之予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城郭之始也然恃陋不備用惡而敗者春秋之間如莒如渠邱不可一

二舉明其伍堠險其走集雖可以無畏而豈若巖高深之制也哉且地載險易鄰於敵則急遠於敵則緩機在於我則我重而敵輕機在於敵則我輕而敵重輕重之間國家安危之所繫也襄陽爲中原襟喉而泌淅滎汝山谷綿延流通朋居悍而無統易扇以亂亂必自鄩而窺襄則光化又吾郡之障蔽也可忽哉侯爲是役上承諸大夫之志下慰一邑黎庶之心而聖天子仁民愛物之隆旨又昭布於江漢數千百里之外斯已勤矣侯字世重霍山人發身胄監再擢而令是邑有豈弟風致民和相是役者典史庾瑄

驛丞王重訓術韓本澗分執是役者則屬之耆耄我民也志其名於碑陰

右碑文載鳳林集

漢元儒婁壽傳

黃姬水

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中人孩童岐嶷有志挽髮傳業好學
不厭景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靄遲夷衡門樂以忘憂
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麤絺大布之衣糲糲蔬菜之食蓬戶
茅宇捲樞甕牖樂天知命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
真之士高尚其事年七十八卒國人相與論處諡曰元儒
先生贊曰

元考純叟性澄不誘敦志星帷滅景雲藪在歎克熙於天
宜考元儒國論懿述弗朽貧士傳

重修歐陽文忠公書院記

明何遷

光化有書院自歐陽文忠公始基圯而易以城隅則今鄭侯爲之云文忠公去邑且數百年鄭侯至問民所思旣慨然念之適障江隄成取其地祠焉而書院遂因以復邑故瀕漢漢漲城必嚙先是率縮城以避侯患之乃築爲大隄障焉隄以內地迥而岸高書院臨其上北攬太嶽南接江流袞然爲邑名概侯題其祠曰思賢堂曰大觀蓋兼之也邑古鄧地侯爲邑好以教化拊循其民暇日輒至學宮取微言大義指劈之士旣津津口口書院成復相與講學其

中踰年邑之民亦無不嚮風起者相率至書院比數侯所爲如見文忠公近在俎豆而光化庠序之盛著於楚服矣於是邑博瀘陽周君謨括蒼董君淵口口諸生劉珂魏鳴謙韓應嵩越數百里至吉陽山中問記於予予蓋聞之先王造士有道而命於庠序其教詩書禮樂其學由心性達於材行其見於書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其警於怠則曰又從而振德之蓋其爲術多而爲意備士當其時馴服口口行孚而材洽宜其俗之愜樸而治之綦隆也自周道不著而教益弛士遊於庠序或不足以

幾自得而又有科舉之制循習而趨於是別爲書院以附於庠序往往擇深山僻均以爲肄習之所更其視聽游息誘之使入士居其中者亦將觀法奮興自去其怠以見於科條程督之間古者振德之方不可考已然使其率作鼓舞之幾於是乎在假令懼其怠而繩之亦其所不廢歟人生困於所習則怠心生苟無以誘之耳目不可新而手足無所警故動之有具而德因以振其制多而意備亦一而已科舉之制士所習以爲承庸而由心性以達於材行則其本指也士安於習而探其本指博碩純繹致用不匱不

可尚已不然用其未齊之質一或謬於本指其所爲競至於膠滯沉滯而虛晰不測之神無以鬯宣其業而陳其所能有司尺幅之選稍稍不合將有感然困於中思輒墮其畜持以去者謂不以爲疚而怠焉不可也於此而振德之視聽游息必於其所誘豈非其不可已者歟士之有待於振以其德之敝非習之不趨之謂也夫使振德之方申於庠序而其所程督以爲功又不越乎昔之所困則士之耳目手足復無以爲助而又何振德之思也士習怠於所困而以觀法奮興望於人則所謂德者固不得踰乎習之休

指而其所以振德之者亦不能加於庠序之所求詩書牖明於內禮樂閑度於外凡以致其心性也萬感一幾之謂心萬物一體之謂性由不慮之幾識之以默其知不以聞見口由不息之體出之以順其則不以思爲鑿凡以著其材行也識之而無所口出之而無所鑿則行發於成德者足以正俗而材見於時措者足以舉治而膠滯沉滯不能爲士習憂進而合於有司服政行義而其施固已素具矣士以此學至於怠而振德之則亦無以易此方其視聽游息蒙於所誘自視其所習者或易之及其薰蒸既久旋轉

變化其中而後恍然以起則知向之易我者乃所以復我而非以爲易也耳目手足易其見與地而所求於詩書之旨禮樂之節其孰能易之夫子所謂誘循循然而善者毋亦先疑之以可易而後復其故歟如此則夫光化所待於士之意蓋可知已彼謂科舉之制或以不競而懈其亦未覩於此歟昔者衛靈公軍旅之對執其所明沮其所不逮夫子不爲也俎豆之化洽而後可以卽戎始探其本指矣科舉之制德藝成而士習淑其不以此歟鄭侯爲光化平徭均稅雜慝翼良清訟除戎其政旣得民而加意教化至

祠文忠公以示又如此侯蚤聞心性之學以材行信於鄉
昔予祇役江藩與侯語合意知侯所得由文忠公進於孔
門蓋觀其深者然文忠公之治則光化之所思也侯爲振
德計而取民所思以導之其爲術多而用意備又甯有旣
哉光化之士思而學焉反其習於本指而無疚於致用必
將有得於此不徒侈名概懷古講藝而已固非侯之待於
士抑於予言奚取焉侯名蔓字德蒞建昌南城人茲役也
始於嘉靖壬戌十月成於癸亥八月其費營於官不以役
民祠祀歲修有時養士饁餼給諸陂租侯於茲役審慮而

後從蓋侯爲光化之二年也

右文見吉陽集

孔節婦陳氏墓誌銘

鄭 蔓

節婦姓陳氏諱玉貞邑人陳鑑女也生而穎秀不與諸女羣及長克成姆訓越十有四載歸庠生孔世熙熙彥士也志宏而氣峻與物多忤婦惠事之從容諭以禮熙卒爲純雅士以德藝冠於鄉生子永靖稚年有奇姿節婦異之戒之曰昔馬嚴敦幼慧輕俠呂元明岐嶷子也外有正獻之嚴內有申國之訓秉義立業光照史冊爾父母荆布雖不逮正獻申國亦仰前烈躋古人與爾何阻也永靖唯唯會歲饑婦語夫曰爾守淡而貧士之恒也二老飢咎將誰歸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四十九

悉解簪珥供飣粥數月得保無恙熙亦殫力經史期於大成功過苦而感重疾婦衣不下帶湯藥必躬親越月餘疾益篤婦稽顙北辰求以自代泣曰倘有不幸吾其同携手地下足矣熙病竟卒節婦剪髮繫夫背哀毀百出遂絕食衆解之曰撫孤與死均之從一之義也卽爾自盡如孤何節婦悟乃少食孀守數年不越苫席進飲食櫛沐事死如生戶貧日甚惟紡績以奉翁姑雖隆冬盛寒裂膚碎指未已也父母慮無以自終諷之改適節婦感然曰未亡人忍於偷生者以存孤也若必改志鬼神其謂我何剪髮誓死

父母不敢奪自是鑰閨守清素而以義方成其子事翁姑
益益孝養迨二老卒哀禮備至蓋其天性然也未幾靖補
弟子員食天祿監司院訪之而節婦之行益表戊戌邑侯
譚公廉其實薦之中丞路公按院楊公制憲江公參伯秦
公並下獎檄而江公特書貞孝扁於門逮丁未邑侯雷公
上議周貧按院賈公撫院葉公錫之月廩仍以事聞壬子
有詔命柱史谷公覈實而川南張公尹茲土遂條陳其事
天子嘉之崇典特異勅制臣撰扁春官旌詞邑蔡公建坊
天章所煥湖之東荆之西相率風傳者俱知有節婦之高

誼又不特鄮之一邑孔氏一宗之榮已也踰十年嘉靖壬
戌貞婦以哀苦疾作而卒距其生享年七十有二邑人哀
之其子卜葬於牛首山坐乙向辛蓋天地鬼神互藏以貽
至德實勝方也逮癸亥余來尹貞婦捐世且瘞三載矣永
靖苦初除卽以誌銘來請余念之謂茲爲政第一義也予
訪貞婦誠奇矣於其生未獲躬逢其盛沒而獲秉筆焉亦
足以慰貞懿昭來許也旣按狀序其事又欣題之爲之銘

曰

牛首之巔白石齒齒漢滌其麓清泉瀰瀰我心匪石硜矣

比之我心匪泉潔奚似之首陽何地浣溪何期千古高
實惟齊之青山秋草砭碑赳赳非有作者誰與不朽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五十一

嚴州府通判魏公墓碣銘

嘉靖四十五年

明嚴州府知府韓

□字鳳橋高涪人

公諱大用字道行號口川光化富鄉村人也其上世率務本業公始知讀書以古聖賢自期少補邑庠弟子員思據高第入薦者五爲文純雅志行端楷邑中遊縉紳階者多出其門辛丑歲以鄉薦遊成均學行爲一時推重海內名士每願與交遊甲辰卒業歸居家孝親友弟處親戚朋友侍僕各有道雖口口無所欺歲必延名師教讀故子姪之出多循良可愛至於冠婚喪祭悉酌以禮脫去俗態且賦性灑落慈惠以山水文墨自娛族黨有貧不能給者輸財

光化縣志

卷七藝文

五十一

衣食之死不能葬者具棺殮殮之無大小長幼咸愛敬感化無敢爲非乙卯如京師授來安縣令來安寇壤又當口衢民多流徙公則輕刑緩征勸農興學平徭役更驛傳自是供億輕省民得休息樂業次年倭寇犯揚泗殺人山積距治僅百里民股栗無措公下令無恐乃殫心竭力築城鑿池不勞不傷未踰年而告成賊聞風遠遁民得保全歷數年勤已愛民始終不渝來民感激遂立生祠塑公像祀之當道獎薦凡二十五上己未歲命下擢嚴州通判嚴郡得公後以輸納爲艱公卻常例緩期限民咸感激爭輸而

嚴之賦於是爲諸郡最監司□□□□□繼署桐廬公
興學禮士賑窮均役一以來安舊政行焉旋署之日士民
相與攀轅遮留俱脫履勒石以識去思壬戌冬流寇犯口
□□□□□當道議□□□□□會涓乏令卽徵公往
署之且委以總督軍事公嘗險阻親戎行運籌決勝斬首
數十級餘賊遁去闔境晏然在嚴六年修水利整戎伍理
城垣足民財勦賊寇平訟獄興利除害百責勞瘁不遑寢
食遂以此得疾當道交薦凡十有九將有顯擢乃竟不起
瀕終猶諳語官守未嘗一言及身後事時嘉靖乙丑二月

廿日也嚴士民及鄰郡皆奔號流涕如喪考妣當道及僚
友周公望楊公惟執何公玠亦潛然興思各出俸金遺其
子輔始得歸葬官民泣以送之浙滄者數萬公平生篤於
忠孝沉毅有遠畧嘗曰大丈夫當立功萬里以顯親揚名
不宜老死牖下至是果酬其志然位不滿□□□□究其
中之所藏人以是惜之予與公同寮嚴州三載知公詳以
是年十月葬公於富鄉山子世輔請予誌公并綴以銘銘

缺

辭

處士魏伯衡墓表

隆慶五年

明韓應高

魏伯衡楚襄文士也其父諱大用嘉靖間爲來安縣令能撫柔其民遷嚴陵少府伯衡自弱冠時已有文名其後少府公厯官東南而伯衡往返揚徐吳楚間所與邂逅皆天下名士增其辨博遵琅琊望九華陟匡廬觀揚瀾左口涉桐江憩於富春山麓得其碗礪磅礪輪困怪奇瀕洞浩蕩風雨晦明之狀以爲文則益瑰偉閎肆實實出人昔人稱太史公周遊天下觀名山大川故其文變幻不可拘滯其信然哉伯衡旣富於文辭司文者雙臺林公湫南李公內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五四

山張公先後閱試多所優異將謂當時人材如伯衡者勲庸可以坐致不意其不相逮也□□□□□其餘輩咸以經學茂明隱隱有聲而吾族亦號多士屬內外兄弟故時稱韓魏以爲美談然其諸子皆師承伯衡伯衡有以教之先是所居滄浪左右民皆農商不解誦習爲禮文事自魏氏三世至伯衡倡道振勵不遺餘力則鄉鄰子弟咸喁喁嚮風迄今爲禮義之地多文人出焉昔人稱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與俱化其信然哉伯衡之祖諱紀力農節用善儲貯好施與交遊四方賢士

而其父少府公蒞官有惠政所至士大夫多爲美辭頌之
累至千數伯衡治家則稱其祖論爲政則稱少府公集其
詩文爲二冊時加省覽俱能釋卷口誦又素以板本傳之
無窮少府公雖賢得伯衡而行益顯昔人稱有文不朽有
子不死其信然哉伯衡生於世三十有七年篤學能文以
世其家廼弗竟其志以死死之日余方在京師聞之大痛
念余與伯衡戚屬兄弟義兼師友伯衡之志非余其誰識
之旣葬之三年其子星垂泣稽首請余爲表其墓余謂少
府公之有伯衡少府公賴之以存其名伯衡之有星伯衡
之傳於世無疑矣故敘其大致以登諸石伯衡諱世輔別
號小川世系已詳於誌故茲不必論云

右文載太室山人集

遷城記 萬曆三年

明胡價

方今區宇昇平東西徭蠻獻俘南北倭寇回面有司能宣上德意以惠元元所在郡國皆金湯然天子英明遠覽游神溥海以內下詔切責有司之怠於城池諸務者仍勅諸司建置修葺爲天下計長久慮至密也吾楚之襄陽左連南鄧右接陝漢自古所稱要郡國家以重地故隸於剡陽撫治以鎮之光化一縣則水陸輻輳尤爲西北舟車之門戶而襄之藩蔽也曩故有城西面迫臨漢水屢遭橫濤衝突其沙流而土浮雖事隄築曾不經年百姓疲於奔命當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五十六

事者重以爲憂議遷之善地因相山川所宜離故城三里許曰北集街其地夷曠綿衍後山擁倚左山秀出環向其前北有溪水合流入漢而繞其右地勢形便蓋天地間一奧區已且其土堅不苦於版築而民居聯絡其間無煩徙易水陸交通如故魚鹽布菽販鬻湊集各得其所以爲生活民咸稱便遂定議城之計工料餼餼費不及萬不必動擾於民議定然後請於天子得俞旨遂屬有司董其事其役不亟而功□□其用輕而力紓故越三年而城成周圍八百丈雉堞一千一百有奇爲門四曰拱極曰環山曰登

雲曰迎輝中又建鼓樓一四向各志名以表之學縣院司
倉廩寺觀俱聿新壯麗隍則革其舊加深廣焉守巡公定
介諳不佞所請爲文以垂不朽是役也其爲綜理甚周其
爲保障甚嚴而其利民大也易危而厝諸安全一勞而歸
之永逸措財於官府而取力於隙民風氣開於形勝而人
材關乎培養可不謂訐謨遠猷而貽萬世金湯之業耶志
故有之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夫歲時奔走
吾民障水扶傾以苟目前□□□□□□□□□□坐視吾
民水上棧木而居其不爲魚也僅以寸尺而不爲之所豈

長民者事而□□疆場曷賴焉然則今之所以功德斯土
斯民以仰答王上爲天下計久長之盛意者奚啻百什已
耶是役也始撫治中丞凌公雲翼博採會議而言於朝兵
巡楊公一魁分守李公曰強太守黃公近思萬公振孫皆
躬爲度地量功經畫其事其專責而董之者則通判馬君
昌知縣陳君其範也繼是中丞學謨申飭所司以偃厥功
兵巡余公希周分守章公甫端太守王公宇各加意督率
其悉心嚴事調度有方以期於成則今知縣方君學聖也
故並勒諸石云

夫子像塚記

明韓應嵩

塚在舊學廟基先是夫子塑像在宋元時有之嘉靖間宰臣奏毀易以木主師儒不忍有司爲設蔀蔽萬厯元年遷學遂葬像於舊址杪樞樹下荆襄無杪樞樹樹生古鄆城南大數十圍高出城上永樂間知縣王時中列鄆陽八景其一曰杪樞夜月爲詩詠之後其樹枯朽爲暴風所折有赤水流後生夫子廟前未及百年其大與前樹同而枝幹奇古如蒼崖翠壁皴皮參差如龍鱗蛇腹亭直秀拔如端人正士不可狎玩覆庇周匝如夏屋幘幪秋月當空殘陽倒影如鋪金鑲玉南北遊人停驂艤舟相攜攬不忍去始列夫子廟前今爲夫子塚樹亦奇矣哉

右文載太室山人集

儒學鄉貢題名記

萬歷六年

濮大綱

余既立石學宮刻歷科中式者名氏凡若干人又集每歲貢自學宮者凡若干人分列東西爲二牌若偶伍然歎曰茲莫非賢也莫非茲土之產也蓋天地之生材也苟有以興之則其材必適於用固不必其地之原隰沃礪遠近無所往而非阜聚之區而人之用材苟有以取之亦不必斲斲焉出諸戶庭之內而後用之也五穀麻絲六材之物家貯而人集之天下莫不以爲貴而崑崙流沙萬里之外日月出入之所王令所不到者有象犀珠玉之寶出焉則人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五十九

亦不憚萬里之途購之由是觀之天下之物必當爲天下用此物曲人官所以交相爲濟而不遺者也國朝取士有鄉舉有進士矣而又爲歲貢例貢之選上自畿輔下及州縣小地皆得自奮以需徵用歲歲而取之自有學以至於今無缺失焉蓋所以均天下之材通天下之用使近不必比遠不必乘五穀麻絲六材之物家貯而人集之者得以通行於天下而象犀珠玉之寶出於崑崙流沙萬里之外者得以自進於中國道德之一風俗之同實由於是然祖宗所以經理天下而爲是制者得非有是意歟光化在古

荆豫之交羽毛齒草之產並充禹貢江漢汝墳之化被自
文王其於今時地氣人文淳蓄既久亦宜有足採者况若
等夙遊庠序則孝弟廉讓之道習之素熟而又卒業成均
縱觀帝都識其大體以此應世均足有濟余故勒名於石
用識其盛然則士之生是地與是典者不可以自幸也歟
雖然匡國裕民樹庸展采馳其聲於千百之外則於茲名
益增賁耀如曰榮身肥家使其身圖而已則其名已自壞
之矣又焉用鐫石爲哉

題名記

韓應嵩

邑侯余公之治光化也不申令而民信不峻法而民畏不
噢咻而民懷不挾數任智而衆務修舉望之尊嚴如高山
深谷不可玩狎卽而與之處禮下而色和雖在匆迫神凝
氣定不易常度詩稱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余公有焉居三
年萬厯丁亥當報政交疏薦之命下封其父母得如子官
邑之鄉先生余愛進士陳大道及嵩等議立碑記其事公
聞之懇辭愛等固請乃再拜曰先令賢者汨沒已久得一
石刻附姓名足矣敢以不淑之政點此貞石以傷執事之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六

明遂以其石爲題名記而屬言於嵩以嵩老且嘗備楚志
掌故能知先令顛末者竊惟題名記史法之遺也顧史法
尙嚴且詳記其人則記其人之性行與其終身之所樹立
蒞官臨民得失之故靡不備載而題名則但書籍里姓名
去留歲序之凡近其人之賢不賢無論也然天下之公是
非不在於一時之毀譽而常定於千百世之正論君子之
實行不觀於居位之贊頌而常驗於去後追思之人心記
雖不著事行而傳之輿論藏之人心者不能秘也故石立
於此名列於此後有至其下者指而稱之曰此先大夫之

澡德礪行足以表民者也又將曰此先大夫之興利除害
救災恤貧足以庇民者也或其子孫有繼至者見之感慕
之心生焉其鄉人有繼至者見之肅敬之心生焉稱之人
以爲美談引之已可以增重則斯記不爲無助矣乃問之
而漫不知其爲誰也稱其名則左右顧逃之惟恐其不速
也又奚取勒是石爲哉自有光邑來遠者無考證蕭鄧食
其租賦功雖大不得與令比於宋得歐陽修葉康直李仲
芳稱良令焉有繼三人後垂不朽者則於斯刻尙亦有餘
耀哉

右文載太室山人集

科甲題名記

萬曆十六年

韓應嵩

國家本言揚舊典爲取士法每三歲遴於鄉校取士之優者三試之拔其尤以獻禮官之所拔者天子自降清問次其上下論定而後爵秩加焉士之讀書爲文章期成名於斯世者試於鄉什百中得一遇焉試於禮官什百中得一遇焉與是數者亦奇矣問其能則摘章繪句之外無取焉夫蓄積完固致思藻美知見閎深則發揮敷腴其理不可誣者然游觀古初名世之士載在典謨如咎夔以下諸人其文詞不少概見而翼贊謨烈宣序百務樹庸當時垂聲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三

方來歷歷可考至後世能文之士據上第操觚運穎日數千言不輟卽唐虞所稱何以遠過而咎夔□禹之績終不見於天下豈文浮於實言有枝葉不可盡信耶夫斲削刻鏤相木之質方圓短長惟所結構者梓匠之能也化治絲枲飾以采繡間以雲物炫以山龍爲紈爲縠惟其所就者女紅之能也肖天地日月風雨晦明之變化山陵川谷飛泉怪石人物之形狀者繪事之能也今也旁羅古今之遺言而斲削之紬繹聖賢之意緒而經緯之摹寫古今政治之形容而繪飾之其技可謂工矣然循其言則不舛措之

政則無當以斷大疑以決大謀鼠首模稜漫無可否是其能將不埒於梓匠女紅繪事之技而止耶吾意士所自待□□所需以爲世用者當不止此□□之論舉業必先根本真知言哉光化自□□爲名士春秋時伍氏父子漢元儒婁壽皆不以科目顯由科甲者宋張士遜父子及歐慶等外此名姓鮮有知者嘉靖間始作亭於戟門左右立石勒名而甲科多無考豈方百里內地氣人文遂爾寥寥耶抑紀載弗詳歲久湮淪無從蒐逸也惟茲萬歷戊子邑侯余公治光化之四年政治民和譽流朝野榮膺顯封而進士陳大道適以詩登甲第所謂自鄉而達於禮官什百中得一遇者於大道開其始蓋良有司名進士兩相值焉是歲春立石於學宮側取嘉靖間舊刻增以新進而虛其左以俟來者公之意深矣於戲吾讀當代名臣錄見所述諸鉅公樹勲展采輪囷畢議當大任定大難執節不回炳炳朗朗溢於篇牘繇此途出者十居八九蓋慨然慕之謂有德有言良不虛矣視嚮所稱文浮於實言有枝葉自同末枝者相去遠甚豈直以一第爲榮誇耀閭里已哉嗣是而興有能厚自期待勒旂常銘鼎彝者則於斯刻庶幾哉

爲無負矣

右碑立學宮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五

重修縣學記

明唐政

光化縣有學舊矣其修葺更新代不乏人余於萬曆庚子秋捧檄來令先是春夏雨雪頻仍其大成殿及兩廡諸祠左右前後俱經圯壞殊於崇祀

先聖賢之雅道良有歎焉適當進謁仰而思曰舊尹以遷轉行視篆者又不肩事此非余之責哉迺謀諸教諭班訓導譚卜吉營繕四圍土牆易以磚石視舊制頗固櫺星門戶原設屏牆堪輿家僉謂於風水不利迺更其舊屏移置櫺星門外稍遠七武餘復建一坊牌三間於屏內六武餘坊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六十六

前建一橋名曰登雲橋橋外開一雲路抵牆四十一武餘高丈五許橫基六武餘營於癸卯年九月十五日成於本年十二月十五日是役也費不取諸公帑力不妨乎農民鳩工庀材咸捐俸爲之庶一念崇祀之私稍不忝云教諭名敷教河南夏邑縣人訓導名近光湖廣茶陵州人典史張口四川江油縣人與協謀焉例得並書

右碑立學宮

學田記

明陳大道

余邑西臨漢水水漲溢則兩涯不辨牛馬奔騰湖漭怒則
吼爲鯨浪夷則壅爲高原其常勢也舊壅地一區在漢上
之五龍洲居民競耕而訟者弗息前任邑侯汪公條上隸
入學宮爲育賢校士之資旣報可召民分佃歲入租麥有
差勒之貞石載之邑乘期永久無敝矣乃其地沃而產多
饒佃耕之家得之不啻奇貨而豪強有力者復構賄爲奸
削籍沉碑浸假而據爲故業更數長吏不敢問作者之意
不幾蕩然無餘哉會侍御蔣公奉命來蒞茲土博士弟子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七

員以其故白公公憮然曰此前令養賢之典而多士代耕
之籍也富而後教古有明訓今庠序僅遺其空名而豪右
坐收其實利無論掌故缺然卽令多賴罔措將司牧謂何
於是躬親踏勘密訪遺碑所在掘地而得之尋卽具聞當
道如故事隸於學宮其侵占之家稍以三尺治其渠魁而
衆已讙於神明不敢復生覬覦矣隨牒下學博計每歲所
入酌有定議列爲條款貧者授粒課業者授餐焚授膏婚
授雁賓興進取者授幣授贖經界有限徵取有度出入有
會方之曩昔經制更加詳焉公嘗臨學觀牆墉地壞芹泮

狼籍則云非風氣所宜亟召匠石補葺泮池左右高置木
柵週圍一路蜿蜒如帶前設一屏屏外復置雲衢一道直
底城下而城上復置文筆三峯聳然屹立至間所謂甃石
工作悉公捐俸以臻厥成不費公帑不勞民力也邑城南
舊有通惠一渠淤塞者數年矣形家言稍疏濬不惟可以
保禾稼固城池亦且大利於文事公卽下導濬之命責成
分布曾無遺法不踰月而工告竣焉他如鋤抑強梗威銷
城社清馬甲以惠編戶禁豪債以卹貧簷麥糧則議折兌
而民不苦於解運催科一遵正額而毫無利於羨餘推之

一粟一絲無損舖戶一宰一割力禁干私其善政徽猷更
僕未易數又不直興賢育才留心庠序已也余聞公之爲
御史也赫赫之聲著於彈射矣惟秉政不阿故得外補而
其治邑大較又嘉惠士民公忠體國母懷二心類如此所
謂有利於君知無不言有便於民行無不力公之謂乎昔
歐陽文忠公以忤言官左遷夷陵令量移乾德爲光化舊
治其德惠覃施文章炳煥迄今立院而崇祠焉公之與文
忠其鄉籍同其文行同其遭遇同其量移而所至之地與
德澤之施則又同古今一揆後先輝映異日者社而稷之

尸而祝之當與文忠並不朽矣諸士幸際昌明之休沐茲
愷悌之化益思奮庸翼序亮工熙載暨三不朽業以媿文
忠於昔而慰侍御於今是則不負作興恢復盛意也若沾
沾藉此虛糜歲月夫豈侍御望士之心亦豈諸士所以報
侍御哉諸士勉旃公豐城人諱汝瑚號崑陽己丑進士前
福建道御史今令茲土因得備記之萬曆己酉歲記

右碑立學宮

西江董公壽藏記

陳大道

西江董公者漢東逸老也其先世家鄧之長樂林永樂間徙居鄴陽公幼業儒弗效改操猗頓術辛苦備嘗壯歲家貲已豐潤富能好禮遇閭中人無巨細咸謹事之唯唯恂恂不輕出一語至樂善好施尤其天性所植遠邇神祠廟宇願更新之崇奉罔懈凡橋梁道路有弗備悉捐貲補葺於姻戚族屬貧不能贍者月給錢米令各無匱乏虞縣歲舉鄉飲撫憲疑於濫冒移檄飭有司非齒崇德邵者不以辱盛典邑博士諸人廉公高誼以其行白之邑宰宰數稱

善屢從賓筵更錫之章服窺公意念猶然退不自勝也公居閒集里中縉紳林隱髦耄名賢者數人聯爲雅會每會必禮讓相先隱然有序賓不侮之意斯蓋不獨不以富侈也所謂好行其德者非耶行年六十有七一切塵緣物事不以縈擾其慮卜地城西北隅謀爲壽藏石坊屹若林木森然公未化而巳有待之於先者已昔唐司空圖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識者高之公慕達人委化於寰中智士逍遙於物外窮通顯晦修短彭殤直幻泡等之此必有覺絕於俗情之表者也而可於俗情中求之

哉壙成索予爲記予因次其大畧勒之貞石用垂不朽焉
公名萬銀號西江生於嘉靖丁未其孺人楊氏生於嘉靖
辛亥行將合藏於斯也因並紀之

右文冕李志稿

徐楚衡學博遷祿豐令序

天啟元年

韓光祐

天下非士莫由治則士重士非經術莫由進則造士者重
學博徐公以興國宿彥司鄩教事諸士喜得就治鑄中公
溫惠謙恭博洽縝密處事務持大體教人一本忠實心遇
子弟聰慧者珍之若拱璧稍有不率厲舌苦口不憚諄復
惓惓與人爲善之意時形諸論說問邑黌宮建自遷城後
規制粗備而已越萬歷戊午已有簷宇敝陔楹棟枉撓之
憾公至祇謁廟學自擊心傷曰是堪爲俎豆地乎登明倫
堂聽往來遊人語言嘈雜曰是堪爲皋比地乎循堂陞而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七十二

出徙倚門屏間見水竭於池芹荒於泮曰是堪爲鯤化鵬
飛地乎遂商之邑令嘉禾王公若宜重修若宜創作勸大
京兆陳公捐貲倡首而意匠經營既敕既固終初無懈則
惟公所獨旣而督兩齋門斗剏刈榛莽滌除塵垢審視各
神位字多漫漶爲置龕易牌詳注姓名封號里籍監造春
秋祭器按圖爲式期合古昔模範更示禁衛役市民出入
居停以杜塵溷而昭慎重公嘗語人曰吾官如是吾分如
是吾敢弗次第圖之觀此而尙得議爲飾說耶又學署前
向列屋鱗次無通行徑形家謂一邑人材胥由中出前程

宏敞宜蔽塞非宜公卽召居人委曲諭之悉償其值俾他
徙當門開朗頓殊舊觀門內雜植柏松槐桂歷數年亭亭
直上突出簷牙欲凌霄漢顧而悚然曰樹木如樹人木猶
如此人曾木之不若可乎由是益萃羣英而陶淑之日有
課月有程振鐸有規鳴鼓有警相期鄒魯其鄉曾閱其徒
非僅一第一官之爲榮邇來士競壹志樸學文風蒸蒸日上
上非公奚以至此先是公筮仕涇州之應城彼中賢士大
夫皆雅重公江夏賀對揚太史未第時公與同寅尤莫逆
近所樹立亦堪輝映楚直指彭公疏薦公賢中丞藩臬檄

下褒嘉俱稱異等宜也今年春王爵者擢公宰祿豐夫祿
豐滇南劇邑滇蜀壤相接昔文翁守蜀郡其地鄙陋乃選
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又立學官教
下縣子弟因之大化公本造士者牧民如浥江漢而灌圃
畦不俟步趨往事自能媲美前賢可知公行矣異日金馬
碧雞間有奏感蝗馴雉渡虎還珠諸異績不次徵擢者非
他人必公也余與公結同襟之好故濡筆爲序聊以當口
符云爾

開河記天啓三年

明韓光祜

光化故鄆地先年濱漢水而邑迫臨水患萬厯改元乃遷城垣於舊邑治東三里許離漢稍遠而東北諸山環列其水隨山出者原從温水河達漢以舊邑治故不得不迂回乃爾今城遷於東而水仍繞於南河身淤塞每遇潦水泛溢一望汪洋負郭田數百頃盡爲汙池廛居千餘家皆無甯宇城外之土隨水壅淤高於城內者數尺則城不能不圯而隍不能不夷其勢然也嘉禾王公自巳未六月來令鄆留心民瘼凡可爲民興利除害釐弊維風者靡不修舉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十四

於水患一事目擊甚真圖度甚苦乃詢於衆諭於衆毅然爲一方千百年計曰吾知爾等之各愛爾手足之力也抑知一勞而永逸乎吾知爾等之各惜爾尺寸之壤也抑知費首而功倍乎吾知爾等之計目前利身便易爲詬誅以苟旦夕也抑知樂成難在慮始乎乃相水勢高下遠近自九里岡而南折而西出邑治之前皆修復故道加深廣者數倍自城西南隅經寶林寺前稍折而北復入故道其開決民地照畝照價以新生洲地償之工始於辛酉十月計地與房之受害爲工之多寡以濬治舊河而新河則公自

以贖鍰顧募夫役擇邑中義民公正有力者督其事不時親自巡行稽察凡抗者惰者作不如法者俱以三尺從事不數月而工成聞之諸當道當道皆羨美褒嘉以爲異績一年以來耕不患湮沒居不患淫涇行不患泥淖城郭不侵風氣不塞鄮自遷以來五十餘年肇起之工未竟之緒成於一旦公之造於鄮者豈淺鮮哉昔禹奏平成萬世永賴疏決之始民聚瓦礫邑之聚瓦礫者非一日矣見窮目睫謀墮道旁今日士民萬衆爲吾邑頌平成之烈藉非公永堅一念勞怨不辭其誰任之公初意此工告成欲從溫

水河東馬窟山北一帶畝澮塍渠悉爲修築濬導以盡地利而暢人文乃柄銓者素知公賢不欲久煩吏事未上計遂擢公光祿清署後來代公者踵而行之如漢召信臣杜詩興治水利聲稱到今豈不休哉至於一年中蘇嶺陳公晉左右少司徒余自秩宗躡廷尉再躡中丞而以縣令治行高等入光祿自公始皆吾邑勝事若期會而至者不敢以形家言爲公循政嚆矢矣邑人士德公深攀臥不能留謀立石紀績於河之陽尸祝俎豆當與邑共不朽公諱懽新別號季常浙之嘉興人余芟芟不任操觚之役乃身愛

其德說服而樂道者輒不辭不文而爲之記

右碑立寶林禪院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七十六

司李范公碑 崇禎十三年

明馬世奇

國家建官置吏凡以爲民夫民猶水也能載舟亦能覆舟
故拂之則怨撫之則恩恩則懷懷則預相與謀生祠之祀
或貞石之銘於以肅蒸嘗而垂不朽甚矣直道在民心哉
此□□□得之宇下撫摩之民殊不足異至有疆域隔
越非我撫屬乃膏澤旁流民罔不恩而懷之如鄮民之於
鄖理予殆不勝三代直道之感云予與鄖理范公皆鄮邑
參嶺韓給諫師所識拔士也公奉命理鄖聲籍甚以予聞
公理鄖事甚悉更僕數之不能盡而其□□尤在事不避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七七

難今上十年冬公甫任值小紅郎一斗粟先後偪鄖旋督
五營將士伏擒斬賊爲□□□□□流賊張獻忠據穀
城爲梗公便道單騎赴之幾不惜以身爲餌又明年九營
賊若曹過等交斥鄖屬公不憚詣壘門曉譬禍福而若輩
下馬羅拜各各聽命幾令廣陵太守□□□□□不得
獨豔史冊而蕞爾鄮得徼安堵無患者伊誰力也其他決
獄囚申枉濫緝土賊活難民課士勸農諸治法卽不暇縷
舉然皆鄖事也鄖人饒言之矣至如鄮陽非□□□□□
□□以虐令故憐參嶺先師遺孤不禁泣然已又得逸民

陳舟忱弭亂罪言十條讀之仍復不禁愀然吁嗟乎鄮人
一路哭矣而公猶遑惜一家哭耶且去草除姦之說胥亦
□□□□□□□□事何未幾會治院王撫院宋廉訪有日
隨以白簡從事一時鄮民行者賀於路眠者貼於席逃亡
者漸次歸來是公之有造於鄮又甯在鄮人下耶行且臺
使者以公□□□□□□□□聖天子頃且可天官之議嘉公
之功能政績旦晚間人列銓馴致台輔爲海內具瞻鄮民
可得而私公哉鄮民又可得而私公哉鄮民志王宋二公
之德而尤志公□□□□□□□□公無已因石工采石組公

德政用垂永久適余奉命有事襄藩而光邑之耆耆輩不
憚跋涉扶杖叩予邸第以碑記屬予至再至三予是以擴
其懿美而紀之將與□□□□□□峴山之碑同一歌詠仰
止云爾詩云高朗令終昭茲來許又云子孫繩繩萬民靡
不承公之謂乎公諱有韜號亦夢江西廣信之弋陽人壬
子鄉進士

右碑立城西關蕭相國祠右

明僉事道危公墓表

國朝 陳聯璧

公諱思謙號六吉光化危氏先世仔昌公以經濟道德仕唐歷州刺史捍禦著功族大以蕃異人輩出歷數傳至德昭公居家孝友事吳越掌文翰機務悉以委之屢遷丞相又歷數傳至□□公歷崇政殿說書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同官莫不以宿儒稱至明上庠生朝用公邑中文士所宗仰則公之祖也廩膳生鳳池公與大父秦吉陽令惺實公交最密則公之父也公生於隆慶五年九月廿五日寅時襁褓中神情豁朗迥非常兒比稍長就外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七十九

傳厲志如成人先大夫戶部尙書蘇嶺公素以節操文章魁天下高自標致少許可一見公語里中諸老曰忽見驪霜一骨於下駟中非十駕所能追也年十五採芹踰歲食餼均第一旋中副闈泰昌龍飛籲俊督學顧起鳳偉其文取爲三楚恩選冠聘至應天府家塾授臬比席課二公子讀率皆早掇巍科無何而鳳池公厭世公匍匐奔喪哀毀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服闋授浙西湖州府屬教諭以身教先有故誼合選行世又註釋翼教小學孝經功過格悉壽之梓至貧不能婚如寒生吳靖者則助之以金父子離故

如難生錢同方者則招之復合尤爲人之所不能爲焉余承乏東浙台州兼攝守巡兩篆每晤地方紳民猶能口述而極贊美之先是朝廷定例凡廣文有特薦者擢爲大令公滿歸安任遂尹保定府之新安縣新安素無城公創修之曩人文幾不振被公教士類興起科甲相望見居清要者多皆公門桃李也公月試俊髦餘復督才藝子學射以爲常由是各將爵弁亦多出其門下諸部使各上臺頒教條辯疑案決壅稽悉以屬公公一出輒持數檄視事次第裁決無留牘吏長科顏繼祖廉其卓異鳩諸臺省達於上

特擢爲天下第一廉吏時屬多故豺狼塞路帥素練兵數百視羣盜若孤豚然不用尺筆驅出境外一時將相聞其名爭欲援以自助計各院列薦者廿八次紀錄者十二次丙子冬強寇陷鄰封新安數十萬生靈幸得安堵無恙以備之預而整飭之周且至也特旨優擢維摩郡守公單騎赴任去越戊寅流賊北犯朝廷拊髀思捍禦才銓曹因有可惜異竒置之無用之地之疏詔改邠州知州以公輕車熟路也公至繕甲兵治陞堞練兵儲餉彌月事事就理土賊張塔天者本賊魁李自成首隊兇慘不可當聚黨數萬

掠深澤進薄城下見有備速引去上手詔嘉之進公以京
職用未幾賊騎復至公與血戰五晝夜執馘猷俘祁兵無
一失損捷聞於朝賜金二百兩紅絲八表裏擢按察司兵
巡僉事遇缺推補文章有畿輔第一大捷之疏聲振中外
又料賊必復來祁土城悉甃以磚更建四門箭樓灰瓶礮
木伏弩樹箭地硫絲網舉人之思想不及者靡不及之壬
午之變卒保祁城與前保新安等守新六事守祁六事向
合刊傳世凡守吏俱樂奉爲禦侮寶銘

皇清首祚賊焰殄滅朝端滿漢諸當事擬以不次用公薦之公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十一

曰

聖帝初登山林咸適有夔龍亦有巢許遂掛冠隱於金陵棲霞
山賦詩自娛詩律清醇雅健有晉魏風著棲霞草堂詩集
高尺許讀者珍之順治乙酉年十一月卒於寓邸春秋七
十有五公祖父自公貴皆叨恩榮如公官祖妣黃氏妣任
氏皆封宜人初娶安氏再娶安氏張氏易氏子八人長崇
恩貢生廷試特恩授知縣次行副榜貢士教授鄖陽府學
次魁次言次端俱有文行食廩府縣二庠六子翰爲卜窀
窆故遍走吳豫楚越至信陽喜其風氣瀟灑山水秀麗卽

占籍於茲前爲襄陽庠生避亂久嫻騎射改應河南丁酉武闈中經魁慷慨豪爽信義謙恭非尋常赴赴者比八子藩廩膳生員簡默厚重學業已成女六人孫二十餘人有名山斗入邑庠者璧子婿也十七年十一月翰藩由金陵扶輓來卜葬於城南高廟山之陽狀公爵里治行屬璧表其墓於是敘述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行直而方學博而藝言不違道交不就利追配古人莫逆其躋朱丹其轂紫文其佩一時同升公邁且異於時興戎喋血千里豺狼塞路磨牙厲齒人挾其蘊視若羸豕一怒

殄滅折其脊尾徐行驅之不事鞭箠訛言朋興狂走驚仆守將震胆方食失箸公猶巍然屹若砥柱笑言未卒安堵如故功大名播慕者興起將相侯王迎門躡履調變畫奇効於屈指富貴方將桑滄變浥不顯以榮命數之使歧途而殞樂土而安二子之孝二子之力鬱鬱佳城發祥伊始

皇清錫類車過必式

右墓表係公六世孫邑庠生必培嘉慶庚申遊歷至河南信陽州采得者由是鄉邦人士始悉公之道德勲業欽佩至今而必培當世遠年湮後訪求先祖壠墓所在

竟獲遇之其孝行亦洵足多焉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八三

胡庄寺碑

吳琪滋

佛氏之教與世推移世之盛也民氣和樂物力殷阜士女樂善好施所在梵宮刹宇亦從而盛洎乎衰亂戶口流散廬井邱墟民間賦稅之不供父母妻孥之不贍而何暇言佛然則佛寺之盛衰天下盛衰之驗也鄧陽古豫州地趙宋始隸於楚胡庄距縣治八十餘里其北則豫之鄧州界富勝國隆萬間殷殷鞞鞞一都會也地勢既便財利復饒茲寺鼎興正有明全盛之日無何啟禩失馭霍苻雲擾楚豫之間首罹寇氛百姓流亡轉徙沃野廢爲石田大河南北一望數百里野無烟火戶無居人惟茲佛寺數楹巋然若魯靈光往來行人稍堪駐足亦遭戎馬蹂躪當年土木之壯麗像設之莊嚴僧徒之聚處不可復識矣然則胡庄佛寺之盛衰又天下盛衰之驗也

皇朝定鼎初年三韓申公始來安輯茲土覩流民之未復虞東道之不通爰招僧衆給以寺田厯扈李林湯諸公香火不廢予承乏於其後僧人口口者始以不住身操常住法出其願力能令隻穉片瓦古像頽龕煥然一新且其言曰不耕胡獲既福田以爲居盍從事於耰鋤與襍禡數年來駐

錫者日益衆菑田者日益力而寺之方石村落日益蕃苑
蕪日益闢光鄧往來之人晝行得伴侶宵行得棲宿□□
起衰之功非鮮小矣夫浮屠之說儒者不道然以一僧之
力一寺之棲而能令流民還曠土藝數百里無人之地僧
寮方丈可以代郵亭香積伊蒲可以供厨粳駮駢過客市
僧販夫可以無膚體疲乏之憂虎狼搏噬之患卽吾儒康
濟大畧不是過也語云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
茲寺經喪亂之後可變爲安全庸詎知薄海以內不由此
而返衰爲盛耶嘗怪雲間陳徵士號爲明室通隱而廣佛
一論顯與孔孟相牴牾而不知佛寺之廢興誠有關於世
道也使僧皆□□寺皆胡庄卽日闢自區何憾焉

重修馬窟山啓靈寺記

張廷弼

寺之山曰馬窟相傳山下有窟漢時有馬數百自窟中出故名余攷漢史不紀此事心竊疑焉旣而思之山之有是名也惟其事乎抑惟其義乎如以義則事之有無姑置無論夫行地利用莫如馬古人每惜良馬爲良士之比蓋騏驥駉駉與名人傑士其趨羣之槩同也且馬之序居午於位爲離茲山嵐岫林立軒然翔峙於邑之南有文明之象焉而邑之城郭適當其北邑中之大成殿明倫堂與山之中峯相照耀拱對之下恍有靈氣迴薄於其間夫人材之

必由學校出亦窟穴之義也余蒞鄧之後田野闢民人聚慨然以修圯廢復古蹟爲余事公退之暇時陟此山野老爲余言此山爲聖廟文峯宜聳拔不宜平行宜明潔不宜蕪穢宜寺宜塏宜僧寮肅穆宜梵唄悠揚舊有蘭若一區浮圖數級而今不可復得矣宜文人之不逮古也言罷依依有感愴狀適學博龔君率多士至相與藉草列坐傾臆而談多士復古之意與余脗合乃命甸徒庀匠石擇吉而新之旣成則進多士而告之曰此環堵而宮者卽多士之文構完密也此躡階而上者卽多士之孝格稜嶒也此坐

蒲團傳衣鉢皈依不二者卽多士之一堂晤對洙泗爲徒也此誦內典參法乘喃喃不休者卽多士之五夜微吟宮商迭奏也如是則致身青雲於以成大名顯當世不難矣昔之人因山建學復因學建寺而額之曰登雲非卽此意歟夫地靈人傑自古誌之茲寺成而山益其秀邑之人文蔚起得時而駕先後馳驅則漢水之濱不啻冀北之野又豈僅窟聚云爾哉有徵馬窟之故事於余者余悉其義爰藉山靈一片石泐之以告來者

贊政廳記

劉舜年

天下不可一人治下而一邑亦不可一人理古先王陳殷置輔而於縣邑之長亦設丞尉等官俾交修厥職以匡令之不逮若是乎有邑必有政有政則必有贊政之人有贊政之人而無贊政之地也可乎哉其或令與佐一堂聚處令坐佐亦坐令立佐亦立令之言語動靜喜怒顏色佐時時見之佐之言動令亦見之不安孰甚焉光邑明新堂之左舊有廳三楹以處夫職捕巡而襄庶務者明季燬於寇蕩於兵頽垣廢址沒爲草萊沙礫之場每遇朔望及徵發

光化縣志

卷七藝文

八十八

期會一尉一司蹲立堂側與胥隸爲伍體統褻而夾輔輕贊之不効無惑也然則茲廳之興復蓋亟亟矣而或者曰堂西有庫堂東無廳右翼張而左翼不振是殆不然夫辨方位驗休咎特疇人子弟之說耳明於治體者曷爲泥此惟是廳事成而簿書有地案牘有所雨露霜雪風日之患有障有蔽吾願後之履是廳者舉目見額卽額見義於政之闕畧則補救之政之寬猛緩急則斟酌損益而實心以調劑之佐邑令以治一邑卽與令翼爲交贊以無負

聖天子設官分職共治天下之意則茲廳之維繫大矣豈僅審

曲面執壯堂宇之觀云爾哉是役也經始於癸丑之七月
越九月丁卯朔而工告成匠石材瓦俱捐薄餼不責諸民
亦不取諸醵其董而成之者則山陰樊君仕奇西平曹君
之斌咸得勒石與此廳共歲月云

文昌閣碑記

李飛雲

光南城巽位舊有文昌閣其時人文蔚起科第聯輝說者謂風水所由致與崇禎末燬於兵入

國朝以來榜花寂寂率以閣地爲咎夫地輿書余未習其理參觀今昔盛衰之故形家言或不誤余蒞光之明年蠲俸以倡邑紳士相率樂輸閱兩年工訖董斯役者廣文周斯葦也縣諸生蕭廷正危楷鳩工庀材斂費經營例得並書余惟閣旣落成伋望文壇樹幟宦績絢采諸生其又奚辭而余更爲諸生進一解焉夫人必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問

光化縣志

卷二 藝文

九十

有真學問而後有真功名性情學問功名是二是一稍有爽襍便成隔碍少有虧缺便不快足潛菴湯先生有云古聖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如日月經天正是真精神不可磨滅然真精神正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生斯語透宗可發學者猛省邇日俗根習氣抵當最難非無有志之士倡言學問詛者忌者羣共譁笑不以爲市名卽以爲立異嗚呼敗已之德墮人之志傷矣睢州曰今天下學者大病總坐一僞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此字然後有商量處耳呂新吾曰學者胸中只要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

分自在人生最苦只要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
斷耳味斯二說吃緊誨人亦屬苦心苦口近今士子何嘗
不高自期許動輒曰目前爲貧所苦爲病所苦爲門戶所
苦爲憂愁拂逆所苦夫我輩處世無無事之時亦無皆如
己意之事貧困拂逆正奮志得力處必待富貴安樂始向
學終身無向學之日悠悠一生深可痛惜余妄意於世情
積染之會尋一返轉開悟之路惟有朱子提醒一法其次
莫如親師取友朱子曰學者只用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
則羣邪日息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都是此意前輩說斯

心不可令昏散亦不可躁迫如養鷹如馴雉只要耐心久
之上辟歸庭自有日也此胥倣程朱立論者也至哉言乎
士習因循頹敗虛棄歲月內反屋漏愧怍交集凡一切聽
明意見門面格套皆是了然日亡家數讀孟子牛山諸篇
獨不悚然悟耶持此體認澄本清源已握於此旣識得本
體然後工夫可用學記曰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
取友其旨最爲得力蓋斯道講明一番則心地光明一番
非援聲氣乃爲己實功潛菴常舉此旨以示人而余謂非
實歷其境者不知其味苟認真勉力不但心地光明卽氣

力亦增強健是何如妙藥與孔曰行已有耻孟曰必有事
焉學者學此者也問者問此者也他年功在社稷德在萬
民載史冊垂竹帛豈異人任顧不偉哉如曰吾志在於科
名惟事剽竊緣襲夫朝廷設科取士將以何爲也成見不
去故智不捐冀以詭遇度必不能而卽其遇也亦又可知
已陸子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
吾願與諸生共勉之萬勿使後之人登斯地者耳而目之
指而責之曰此蹈襲虛聲處也以笑吾閣

漢南陽處士婁壽先生記

陳大文

襄陽古名勝地也漢唐以來其間代有傳人後先輝映余備兵至此覩古蹟之剝蝕稽考修明不遺餘力舉數千百年之荒基廢址不三年而次第理之爲之攷事徵文使人居今而慕古茲郡志載秀水朱竹垞檢討漢處士婁壽碑跋檢討以處士之稱元儒先生爲鄉之人私諡而碑無原本余聞先生名有言碑向在光化縣者亟訪之大令魏君世鼎始悉先生故里在今縣城之西乾隆十六年前光化令李飛雲立之石以名其里第不考其生平顛末升沉之

跡則石之立也亦何足爲先生重先生墓相傳在舊城十八里外今漢水所經處也滄海桑田沉淪已久其故碑更無從求矣案黃姬水載先生出處於貧士傳蓋東漢熹平時隆中高士也夫士之抱道自處者貴審於進退之分耳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宜見而隱尙不失爲介介之士宜隱而見是豈特道不顯於時功不加於世而已將死亡僂辱之禍隨而及之矣易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烝民之詩亦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士生輓近之世曷可不致審乎此哉當靈帝繼統時豈復有仕理耶曹節士

甫之徒流毒天下陳蕃太傅也竇武大將軍也矯詔而殺
之逮鉤黨禍興李膺等百餘人靡有遺者先生甕牖繩樞
徜徉樂道三徵而不顧九聘而不口非識高而行粹合乎
不事王侯之義者而能泰然處之乎楊子之言曰鴻飛冥
冥弋人何篡先生有焉先生生乎數千載之上近世之稱
之者罕矣余讀先生傳表而書之俾後世知龐德公之前
固大有人在焉而非尋常憔悴專壹之士可同日而道也
右文載抱經堂集

復文書院記

李正幹

光故有文忠書院在耿家河口祀宋乾德令歐陽文忠公
遭水圯明嘉靖間邑宰鄭蔓遷於城隅出諸陂租佐膏火
春秋謹祀萬歷初知縣陳其範移建新城內之迎暉街有
記至

國朝康熙四十九年弗戒於火知縣王崧改城南馬窩山登雲
佛寺爲祠而城內書院基址及諸陂租盡沒豪猾至是華
陰李公令茲拜訪歐陽公及婁壽先生元儒故跡而有感
焉因謀及書院留連久之蓋欲專構一區而未逮也越明

光化縣志

卷七藝文

九十五

年已已政成民樂建奎閣畢乃大集紳士徐申前議衆皆
樂爲捐首而難其地公舉常平倉東蕭生輝別院以示始
知公之戀戀於此者已久有成算也謀之蕭生畧無難色
適貢生傅殷佐之父安首出百金以酬其直其增置修理
諸費示衆捐首咸面承之罔敢後嗣是而捐地以備修金
者則有貢生李沔國學生袁泉合水令舒鴻儒國學生李
正楠之父渭譚清之叔玉璋玉秀王之錦之父□□各捐
地若干其不足者公撥登雲山糧外地及諸公地租足之
時幹方病憤毋舒氏自出紡績金五十置備十三經廿二

史等書以供諸生誦讀之用公旋申詳各憲分別獎賞賜額有差若夫總理其事成俾規模宏整而雅飭則生員肅廷正及國學生危楷之隨事經理其功良足多焉是役也事爲大同人情効順創之而不疑其難迫之而不覺其瘁取百餘年未有之曠舉悠然告成於數月之間一時堂齋庶膳及門窗床几之屬無不燦然大備良由公之雅意作人夙縈懷抱故能深動其激發而相應如響刻期報竣可大而可久也吾知感公德意必將造就宏深醞釀深厚採經史之粹發道德之光蔚然特起以儒術鳴

國家之盛是則公之厚望也夫額曰復文從公志也

唐觀察戎政碑記 咸豐六年

盧正德

唐觀察名訓方號義渠湖南常甯縣籍道光庚子舉人咸豐癸丑大挑二等需次原籍旋丁外艱閣部曾知其賢強之出奏委領軍墨經從戎實蒼生托命也公爲人樸誠忠勇練勇類聯以情曉以義深得士卒心故士卒皆用命摧堅挫銳所向必克若江右雞鳴山之猿升而上鄂城望山門之蛇行而進其特達

天聰迭膺

錫命非偶然也歲丙辰夏大旱襄陽奸民倡亂於郡北鄧桃湖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七

攻圍郡城蹂躪及光穀數州縣而光化被禍尤烈當逆黨之攻襄郡也兵無敢戰人皆倒懸我公奉中丞調來援道經棗邑賊伏其衆於途冀襲我軍而乘虛下窺其鄉人竊危之我公謂賊不來且往剿賊至不戰如蒼生何遂迎頭剿殺追奔至襄郡城外而郡圍以解自是掃蕩羣氛六戰皆捷十一月辛未師次河口營於鎮東之三里橋時光人塗炭踰一月矣賊聞公至皆膽落踉蹌散去謀遠竄不敢櫻公鋒邑人士無不歡欣鼓舞相與慶再生然是時流品混雜涇渭淆然向之包藏禍心與賊表裏爲奸者復因緣用

事莫敢誰何公至卽出其不意悉置於法遐邇皆踴躍
以爲神由是鋤醜類安善良申保奸之禁而尤嚴杜假公
濟私之萌臚揭時弊如鑄鼎象物不肖者無所容其奸且
重懲之不稍貸諸不逞皆震悚斂戢以是閭閻之騷然者
胥獲安其發奸擗伏明察英斷類如此公所至謂士民曰
吾軍食足薪水外不重爲困兵燹者累也有擅取民間一
粟一絲者殺無赦故邑人無所苦於兵公之至止也邑父
老感拯救恩藉不腆以勞軍者相屬於道公一切婉卻之
其於他餽贈皆然然則其清操峻厲約束堅明尤綽有古
良將風矣夫未事而論戰陣人人有韜略也旣事而談經
濟人人有猷爲也一旦遺大投艱張皇無措坐視生民塗
炭而莫爲之所者比比皆是甚者旌麾所過村落爲墟至
使民之畏兵甚於畏賊庸劣誤國千古同慨以視我公之
從容折衝憂樂同民不動聲色而威惠交至者相去奚若
於此覘

國家二百年來養士之澤而我公性質之厚學問之真經濟
之裕異日宏濟蒼生四海想其風儀與古名臣碩輔後先
輝映者胥在乎是僅威惠一隅云乎哉茲獨以吾邑當摧

殘荼毒之餘曾無幾時而安堵無處宛然復見承平景象
僉曰非我公再造之力不及此夫是以已感激依戀而不
能忘也襄亂寢息聞大纛東下里人留之不得報之罔極
爰撮其澤及僻壤者勒諸貞珉以當峴山羊公一片石云
右碑文見從征圖記

都統舒公碑 咸豐七年

盧正德

聞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顧自命爲將者往往不求殺敵致果之實徒獵取孫吳司馬穰苴諸書及壬甲象緯等術平居侈口縱談若百戰無以難之及身履行間所謂指揮如意者茫然一無所施反以兵家言相詬病甚矣將才自有真徒沾沾術數無當也若都統舒公庶乎其無愧矣公名保齊齊哈爾滿洲廂藍旗人世居黑龍江幼精騎射慷慨有膽畧道光十八年入都補護軍參領咸豐三年粵匪竄直隸督師由廉鎮剿賊歷山東湖北授今職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一百

蓋戰功之懋

聖恩之隆千載一時云歲丙辰夏大旱襄陽奸民倡亂蔓延光邑公統軍由棗及襄斬殺無算十一月望後抵河口初公之未至也有自賊中逸出者謂馬軍綦精悍挾絕世技鎗矢發無能脫者言之股票及是賊各股俱遠遁房保間公追踪遠勦務盡根株繼以山險不宜馬軍復自鄖反襄無何賊又回竄穀城隔光僅一水蜂擁撲渡數次以有備止當是時百姓迭遭蹂躪聽風聲鶴唳輒膽裂警報至公卽兼程來援二月初五日駐河口賊聞風西走境賴以安旣

而賊於上流偷渡適哄傳公欲會勦南漳股匪邑人紛紛環轅哀留市衢幾不能容公披誠諭以不忍去此意始散去次日遂追賊至河南之內鄉以數十騎破數千賊已自內鄉返蒭平餘匪於豫楚接壤間時三月初六日也又明日返河口親遣武安堰難民回籍僉謂侯公先往甫敢歸公之聲威服人竟至此夫古今來率強兵勁卒任討賊如公者不乏人然以威蒼赤則有餘至羣寇當前遲迴却顧恣其跳梁而未肯輕以一矢加或藉口養威持重之說以自固卒致坐失機宜老師糜餉以爲生民因此有志之士

所爲扼腕長太息也今公每謀知賊所在不五鼓銜枚疾馳若迫不及待者與賊遇雖衆寡懸殊無不決命爭首以一當百三月初大雨雪邑人方以艱苦爲公恤意必因阻雪稽滅賊期孰知公正於此掩其不備聚族殲之賊之掃蕩以是也且士馬所至無秋毫犯是非浹於公之忠勇廉介安能用命若此使督軍盡如公強寇且立靖於小醜乎奚有今者光人慶安堵有日矣曰惟公有以生全之求所以報公者而不得值凱旋班師之日爰撮其大畧刻諸石以稍伸感戴之私云

河口攀轅記咸豐六年

唐訓方

軍興十年兵翫濟以勇冀殺賊衛民也淫掠或倍賊民苦其來不幸其去哉六年冬賊竄光化余自樊往平之駐師河口河口地富庶爲一邑最初亂時有客過歎苦海難脫卒無求而去咸異之余至人疑其狀余亦莫推所由益惴惴持以實心爲過亂虐集流亡戒驛騷晨夕勞瘁弗恤也會雨雪營苦泥泔民爭運木石支板屋立就頃均州警擬馳援父老遮道曰公去如吾民何余惻然迺遣探視緩急旋知州牧防衛嚴留焉無何南漳急勢將及襄馬方伯秀

光化縣志

卷三 藝文

一百一

儒檄往勦羽書日再至民留如前余曰守此汝等安不去余心安乎遂黯然長征民知不可留也咸焚香道伏悲極不能仰視余何施而得斯於民耶顧念四郊多壘民不聊生不能如寇使君守潁川卒從民請是則余所深憾耳

石文見從征圖記

敦善堂記

胡啟爵

古來慎簡司牧兩漢之時宰相亦出爲守令蓋以守令與民不相隔得以察其利病權其興革以子惠元元而使之各得其所余承乏斯邑下車之始即仿朱文公之蒞南康搜閱志乘巡行四境惟冀周知其風土人情而後治理之輕重緩急不至凌亂而無節光化壤接豫秦寇盜充斥兵燹以後凋弊尤甚求其所以培元氣興教化計莫如編戶籍置屯兵設義學數端所急既理而其餘有關世風民瘼

者亦將次第舉行矣因念河口商旅雲集附郭居民不下數萬戶固有顛連無告急難待拯者時接於日是在設法補劑以助政教所不逮適蒞卿周君南軒余君與有同心隨傳諭紳耆倡義勸捐匝月之內即以城南樓創立善局名曰敦善堂所以酌議條款施行節次另勒石碣以昭畫一是舉成而利濟豈有涯耶顧余更有感焉官解如傳舍司牧於簿書錢穀而外思有建樹每以不得久任而隳其志余竊不以爲然縮一日符當盡一日職所望繼斯任者不計久暫不居成功已行者善其終未行者圖其始後

先相續而事皆觀其成矣至於善局一役尤望好義諸君
悉心護持以求可久庶幾善氣薰蒸太和翔洽是則地方
之福而余亦差足補過也夫

重修光化縣東福嚴寺序

葉樹南

嘗謂地之盛衰事之興廢及人生之離聚遇合皆數也緣也余昔年慕遊圖書鐫結緣二字蓋有意存焉甲申夏亢旱余偕同僚禱雨於寶林寺寺僧言城東隅福嚴寺古刹宋時所建正殿有古柏二株不知爲何代物其蒼龍鬱秀冠邑中八景之一惜年久坍塌寺中銅佛鍍羅漢幾不蔽風雨擬移入寶林寺供奉余以事不關政教姑應之詎寺僧是晚即假余意赴福嚴寺移請銅佛僧弗許次早余知之以世道夷陵蘭若圯毀神像幾爲人所移不禁感慨係

光化縣志

卷七

五

之頤重重修之念適有唐周氏等充公閑款遂鳩工充材修正殿及週圍牆垣兩傍添建廂房各八間半年而厥事計費二千緡零皆充公及紳民樂捐之款余何功焉光邑自我

朝定鼎以來從未闢科光緒十一年余率同邑紳約形家謝春谷在巽方豎立天燈改闢南門是科馬生文燦卽領鄉薦由斯觀之風水之說固不可盡信亦不可謂之必無書曰依善降之百祥從茲佛光普照時和年豐將見人文蔚起科第聯綿固有可操券而得者余兩字是邦與都人士習

熟如家人可謂有緣今重修是寺廟親維新非與佛亦自
前緣耶吾故曰地之盛衰事之興廢人之去在非人力所
能爲皆數也緣也數定則事舉緣結則事成豈不信而有
徵歟若夫歲修及未盡事宜則待後之結善緣者踵而增
之余但書其重修之梗概如此謹序

光化縣志卷之七

古近體詩

霽景樓

唐李豸

層樓壓清漢初上便忘歸夕靄藏平野晴烟露翠微

寄光化退居李晉卿

宋梅堯臣

久無歸田人今喜子去祿移家漢水濱日見漢水綠川鱗
可為養山毛可為藪竟歲厭往還長堤樂風俗青巾幘上
即漆鬢顏如玉倚檣臨落照獨唱江南曲聽若在江南歡
然自為足我心雖有羨未遂平生欲更期畢婚嫁方可事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岩麓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泉以濯吾纓竹以慕賢躅
此志應不忘他時同隱錄

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還也聊以贈之

歐陽修

相逢十年舊暫喜一尊同昔日青衫今為白髮翁俟時
君子守一作處求士有司公況子之才美焉能久困窮

金雞塚

歐陽修

蠻荆鮮人秀厥美為物怪禽鳥得之多山雞稟其粹衆綵
爛成文直色不可縮仙衣霓紛披女錦花綵繡輝華日光

亂眩轉目睛憊高田啄秋粟下澗飲寒瀨清唳或相呼舞
影還自愛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掛及禍誠有媒求友反
遭賣有身乃吾患斷尾亦前戒不羣世所驚甚美衆之害
稻梁雖云厚樊紲豈爲泰山林歸無期羽翮日已鍛用晦
有前言書之可爲誠

歸老題乾興寺壁

張士遜

桐枝手種有桐孫二紀重來愧此身三代衣冠聯貴仕十
州軒冕接清塵耕桑雖喜多新隴耆舊堪嗟少故人蕭寺
門前題粉壁又逢丁巳對壬辰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二

光化道中遇雨

沈括

遠望初翻葉隨風已結陰雨蓬宜倦枕鄉夢入寒衾蓑笠
侵郎俗溪山動越吟烟波千里去誰識魏牟心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歐陽修

晴原霜後若榴紅佳節登臨興未窮日泛花光搖露際酒
浮山色入尊中金壺恣灑毫端墨玉麈交揮席上風惟有
淵明偏好飲籃輿酩酊一衰翁

遊鄩城張氏林亭

宋庠

里占西豪族望雄一隅幽勝掩隆中彩鴛戢翼高梧在蔚

豹成章舊霧空冷接安齋投轄井細生吟榭快襟風謝庭
羅宅資真賞蘭有清芬菊有叢

題光化張氏園亭

歐陽修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濱惟我會遊洛看花若故人芳菲
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曲池涵草
樹嘯鳥悅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白水淤

葉康直

溪流清溪繞山足溪邊人家富麥粟古人到此不留名茫
茫何處覓芳躅千載相傳白水淤龍子耻言棲溝渠年來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一一

奔波走平地出山東去蕃江魚我行阡陌三太息我愛良
財惜民力利源當開無人問可憐午汗聚臺笠指點上流
地勢高一閘攔水殊不勞順流澆田不計畝也無龍骨也
無椽凡事功成衆心喜不喜究他從何起他日此間問福
人樂歲盡在秧歌裏

富鄉村

葉康直

聞道吾民住富鄉今來親見好風光居人自愛新桃李過
客同瞻老豫章已是三分春色滿須知歷代聖恩長大家
齊會絃歌裏我也鳴琴不下堂

六股泉

葉康直

莫訝泉流不出山，出山爭似在山間。
西湖歌舞雖云樂，南畝耕耘未敢閒。
秧叟翻銀浪，稻孫樓邊擁翠鬟。
功在黎元名在野，差勝奔波去不還。

即牛山

元姚楚山

一拳怪石老江邊，頭角崢嶸幾百年。
毛長蒼苔春夜雨，首昂芳草夕陽天。
終宵見月何曾喘，盡日和烟自在眠。
惱被牧童驅不去，一聲長笛思悠然。

王茂才仲申暨弟叔本邀遊龍潭

明韓光祐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四

主人能愛客，汗漫此遊行。
禹鑿高山窟，龍吟流水聲。
玉瑛千片碧，霧縠一潭清。
浮白甯辭醉，灑然萬戶輕。

其二

王應陽

古潭深不測，峻石立山頭。
兩壁磨清響，一泓漾碧流。
臨溪泉可漱，對酒句應酬。
飲罷共長眺，峯巒處處幽。

其三

常天性

策蹇入荒徑，登登山路長。
古湫含蜃氣，深窟動珠光。
崖色綠如染，水聲清似簧。
豪吟兼劇飲，此地興偏狂。

婁壽墓

張纁

薰腐滔天甚英雄鼎鑊中先生安畎畝何計奈冥鴻

伍子胥廟

儲玉

富鄉遺祖墓忠孝兩間無再拜荒祠下剛風凜髮膚

豐功閣

杜復陽

經緯佐天下從龍戰陣中年年城北樹霜葉似旗紅

遊登雲寺

韓天錫

勞勞世事幾時休春老方纔野寺遊帶雨看山如看畫渡
溪乘馬似乘舟盡情嘯鳥催詩句可意飛花落酒甌長揖
諸峯歸去也飲酣猶有白雲留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五

前題

水光掩映石嶙峋曲徑禪房隔世塵遠霧陰陰籠七澤弱
雲曷曷度三秦鳥嘯山樹僧歸定花落空庭天送春莫向
溪頭頻濯足劉郎來處是通津

前題

韓應龍

白雲古寺傍蒼厓繞徑藤蘿景最佳一水紆縈盤地軸孤
峯縹緲矗天階江山千載誰賓主酬唱同襟自笑諧莫問
從來登眺者且拚一醉酒如淮

遊馬窟山

韓光裕

絳殿依山起長烟古樹浮曇花零細雨龍氣閉深秋乘興
尋幽客忘機伴野鷗逃禪何處是天地一虛舟

遊雲臺山

韓光裕

曲徑通幽處凭高一水環慈雲隨白日秋雨潤蒼山興發
甯辭醉詩成不作慳夕陽歸路晚沿石聽潺湲

文筆峯

韓光裕

峯巒迴合漢江東平挹波瀾指顧中繞澗花茵連綺席穿
林霞彩駕文虹登臨時結裴王侶吟嘯常隨元白風但得
青山頻在眼相伴應許問鴻蒙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六

登挹漢亭

韓光祐

載酒尋春春氣蒸峯頭把臂一凌騰滄浪掩映清堪掬元
嶽孤撐秀可凭雲外雁鴻浮野色風前鈴鐸響高陵從來
獻納關文筆臨眺亦須最上乘

漢相國祠

王時中

漢家宰相此遺城今日登臨倍感情烟磴半虛荒草合女
牆猶伴野花生空中雲閃旌旗影樹杪風傳角鼓聲天地
不殊景物異丹書何處有重盟

登固封山寄懷李馥郁

國朝杜江

山深亦日不臨地樹老綠陰高刺天鶴叫島池攢怪石花
掩窗戶界飛泉偶翻古帖摹青李閑放輕舟採白蓮君若
入林同結友竹風松月對牀眠

馬窟山

徐允亮

出郭見青山山容若朝沐五峯自亭亭峭蒨向人綠石窟
懸天開白雲常隱伏層墟曷晴烟霏微映古木神馬時已
非翔鳥帶影沒捫塔俯巉岩歷歷數遐谷望裏絕埃塵天
際空遠目一祠壯古今贊矣歐陽躅

過馬鞍山

黎美夏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七

茅屋雞鳴夢不留馬鞍山外霧初收重關古道千峯峻翳
日連雲萬木稠虎豹巉巖牽客袂笙簧鳥語間溪流山僧
莫訝風塵色曉夕烟嵐在驛樓

晚遊翔鶴樓

李馥亭

翔鶴稱名勝豪遊幸一登談禪無俗客說法有高僧片片
晴霞護重重瑞氣蒸浦歌爭唱晚隔岸挂漁燈

其二

到眼皆詩意風光入暮妍逍遙空世俗灑落擬神仙檻月
移村樹江雲送柳烟靜中觀氣象最愛晚來天

署中小集步同人原韻

趙任

千載文忠姓字香敢與先哲較低昂法如秋肅慈爲本人
似春和介不妨擬種桑麻勞勸課欲栽桃李費商量百里
山城遺風古試進羣黎一舉觴

辛未九日翔鶴樓小集二首

龔桂馨

有約同尋物外遊憑欄四望景清幽岳陽南去幾千里黃
鶴西來第一樓勝地登臨逢令節仙人踪跡本名流酒斟
黃菊榮懷處祇爲民生計未周

蓬瀛飄渺杳難求翔鶴樓中試一遊峯起雲連百馬窟江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八

平沙擁五龍洲探來景物皆詩料折到花枝當酒籌酌罷
金壘重眺望鬱葱佳氣渾忘秋

再次張廣文原韻

祖師樓迥駕南城聯步登高盡俊英庭草駐顏舒晚碧籬
花作意豔寒榮山根烟樹連朝隱江面漁舟入夜明怪煞
白衣人在座空樽滴酒不教傾

仙蹟常留襄水陽曾聞此地鶴迴翔登樓未叩長生訣繞
砌先參不壞王花裏行觴拚我醉風前落帽笑誰狂欲酬
令節無佳句白雪遙傳白講堂

九日馬窟山登高

咸豐丁巳

徐克昌

菊黃黃紫豔秋容
躡屐高登郭外峯
雁陣雅軍盤迥野
鳶旃鷺翮捲殘烽
放開眼界觀人海
攪亂心花聽佛鐘
四境幸當兵燹息
銷除劫運有歡悰

又步韓梧桐原韻

雁陣排空暑氣休
登高趁好共遨遊
雲環馬窟標僧塔
浪拍龍潭聚客舟
敢騁心塵題畫壁
拚輸拇戰覆金甌
盍簪幸獲今朝樂
把菊豪情耐久留

登簡氏飲月樓作

閔璜

光化縣志

卷七

藝文

九

雕甍傑出勢崇隆
俯瞰塵寰眼界空
四面雲山蒼莽際
萬家烟樹畫圖中
笛聲宛轉閒招鶴
琴韻悠揚遠送鴻
我是瓊樓舊遊客
又來勝地挹高風

仙人自昔好樓居
况值中庭月影虛
天上邀來杯共舉
壁間題遍句頻書
吟朋嘯客談心處
沙鳥風帆縱目初
回首武昌清景夜
一番憑眺一欷歔

登雲寺

李映芬

枕郭一峯立到門
雙眼開市烟浮地
出漢水接天來氣
向龍渦畜名空馬窟
猜醉翁曾醉處難
問舊碑苔

石琴集

蓮花堰偕書敬軒明府

李映芬

夾道紅旌布穀呼滿田
叉手看耕夫與君小憇蓮花堰誰
畫今朝觀稼圖

秧鍼冒綠麥雲黃陌上肩輿笑我狂
不是行春勸農使也

隨令尹問耕桑

石琴集

光化縣志卷之七

金石

虬散

宋張邦基云宣和中予客唐州外氏吳家時襄陽府光化縣村人耕穴一家得一器類鼎而有蓋蓋及鼎腹皆雷紋中有虬形兩耳爲饜饜足爲蚩尤制作甚精一足微蝕損尚可立也表舅唐慙端仲數十文得之以余舅氏順圖好古博雅乃以歸之而強名曰虬鼎且作歌以紀之予得熟觀焉予以爲古之鼎彝皆無蓋而足皆圓直無作獸形者

光化縣志

卷七

金石

此乃散耳端仲以其腹高如鼎而散乃形匾故名之爲鼎耳其饜饜蚩尤與李伯時所畫古器圖小散耳足正同但小散耳之兩獸間口有飾玉處古之玉散多如此也此器乃無飾玉之狀復無款識耳又按呂氏春秋云周鼎饜饜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此蓋周器也古器多爲饜饜蚩尤者深戒於貪暴也兩舅皆以予言爲然乃祇名曰

虬散極惜寶之

墨莊漫錄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

佚

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曾祖父攸春秋以大夫侍

講至五官中郎將祖父太常博士朱尉司馬親父安貧守
賤不可榮以祿先生童孩多竒岐嶷有志挽髮傳業好學
不厭不脩廉隅不飭小行溫然而恭慨然而義善與人交
久而能敬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靄道世無悶恬佚
淨漠遲速衡門下學上達有朋自遠寃紳莘莘朝夕講習
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高位厚祿固不動心鹿絺
大布之衣糲糶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捲樞甕牖樂天知命
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真之士高尚其事鄉黨州
鄰口親愛懷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正月甲子不祿國人

光化縣志

卷七

金石

二

相與論德處謚刻石作銘其詞曰皇矣先生懷德惟明優
於春秋元嘿有成知賤爲貴與世無爭遲速衡門禮儀滋
醕窮下不苟知我者天身沒聲鬯千載作珍綿綿日月與
金石存

右碑文見隸識

右漢元儒婁先生碑云先生諱壽字九元

一作元

考南陽陰

人也祖太常博士父安貧守賤不可榮以祿先生童孩
多竒岐嶷有志好學不厭不飭小行善與人交久而能
敬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靄又曰有朋自遠寃紳

莘莘講習不倦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二月甲子不祿
今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貶所
再遷乾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穀城界中余率縣
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
於勅書樓下至今存焉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集古錄

漢元儒先生碑熹平三年正月金石錄
元儒先生婁壽碑在光化縣婁君名壽以靈帝熹平三
年卒國人相與謚之曰元儒先生碑首所篆婁字頗異

圖經謂之翟先生碑隸釋

光化縣志 卷之七 金石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在乾德縣勅書樓下天下碑錄

婁先生碑篆額一行文在暈下穿在文中三行之內所
廢者六字凡十三行行二十五字碑陰十五行行四人

隸續

右漢南陽處士婁壽碑歐陽氏趙氏洪氏均著於錄其
曰元儒先生者國人之私謚也易名之典禮官主之大
常博士議之廷臣得以駁正之其後但請于朝不考德
行惟爵得謚失制謚之本至於私謚多出鄉人門弟子
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謚惠

黔婁之諡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友易名不蓋加
以上諡元儒先生其一也是冊爲中吳齊女門顧氏所
藏雖非足本而古意淋漓三楮墨之表予先後見漢碑
約二十種老年復覩此幸矣

國朝朱彝尊跋

隸釋云碑首所篆婁字頗異圖經謂之翟先生碑歐陽
公問之王洙原叔以李陽冰篆文證之始知元儒先生
爲婁姓西漢紀注宮之外門爲司馬門蓋今之皇城門
也東漢志宮掖門凡七每門一司馬考之於碑元賓爲
蒼龍司馬沈君爲北屯司馬劉曜爲朱爵司馬靈臺碑

管遵爲東明司馬婁君之祖爲朱爵司馬而書作朱尉
者猶帝堯碑以繼作幽校官碑以刻作彡省文也又有
兩脩字皆作攸類此

豐道生跋云此刻與禮器張遷等碑筆法相侔二碑尙
存而是刻傳之甚少中父所藏乃宋揚耳冊首闕文則
都大僕金薤琳琅可考也

翁覃谿先生跋云豐道生爲華東沙作真賞齋賦云覆
承婁畫漢碑天球河圖比重此賦作於嘉靖二十八年
正與道生此跋相合是碑在真賞齋已闕其前四十八

字矣後又歸何義門有竹垞義門一跋州鄰下一字洪
釋所闕据此作貢上半亦不分明義門疑睦之省當存
攷也

右三條見金石索

婁壽碑陰佚

故五官掾婁缺伯三百故守長史掾夏光淵二百故從事

缺二字張千故府撰缺子缺二百故五官掾陳季高三百

故府掾終百眾五百故督郵終仲行千故從事終叔嚮二

百故督郵終伯康千故督郵范仲隱二百故府掾婁伯允

光化縣志 卷七 金石

五

五百故校官祭酒婁伯就五百故府掾陳德賢四百故府

掾終叔興二百下缺一人處士夏仲高二百處士夏幼高

二百處士婁元缺三百處士終永梁二百處士婁元缺三

百處士張彥缺百處士婁叔都二百故守葉令終文勝二

百故督郵陳瑋公二百故督郵婁叔生五百故府掾婁仲

絢百故府掾婁敬缺二字百處士缺仲順二百處士呂和

少二百下缺心處士豐子能三百處士婁宣卿二百處士

夏伯明四百處士陳子讓二百處士馮永南三百處士鄧

叔敬二百處士婁缺臺五百處士婁幼碧五百故從事南

郡許孔俊三百故從事缺陽下缺五宮錄都缺

五百故督郵缺二字 仲儀二百故督郵缺四字 百故督郵

下缺處士鄧超下缺處士缺郁下缺處士友趙文宏三百

處士汝南下缺處士缺四字 百處士下缺處士缺二字

百處士缺三字 二百處士缺二字 君缺百下缺二人 處士

缺二字 舉缺百處士缺二字 明百處士缺三字 二百

右碑陰見隸釋

婁壽碑陰可見者五十四人漫滅者四人此碑在光化而歐趙不云有陰以前碑合之大小與中穿適相等然

光化縣志 卷七 金石

六

後知其為婁君碑陰決也隸續

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泰始四年

右南鄉太守碑不著書撰人名氏題曰宣威將軍南鄉

太守司馬府君紀德頌碑云君諱整字孔修太宰安平

王之孫太尉義陽王之子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

孚字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隨穆王整整先望

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為王諡曰穆整以泰始

三年自南鄉太守徙南陽而南鄉人共立此碑今在光

化軍軍即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按晉志不列南鄉郡

據此碑所載縣令名氏有武陵築陽丹水陰城順陽析
一作祈六縣此蓋南鄉郡所治也晉志但云南鄉魏時屬

荆州武帝平吳改為順陽郡而不著順陽治所興廢屬
縣之名而獨此碑可見也又整傳但云整歷南中郎將

封青泉侯薨贈冠軍將軍亦不言其為宣威將軍南鄉
南陽二郡守皆其所漏畧也右集本
集古錄

右南鄉太守司馬整集本作晉南鄉太守碑
南鄉太守者司馬整也按晉書

帝弟曰安平獻王孚字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
曰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為

光化縣志 卷七 金石

七

王謚曰穆整以魏咸熙二年為南鄉太守是歲晉武
禪改元泰始泰始三年徙整南陽而南鄉人為整建此

碑晉書地理志當魏末荆州分屬三國而南鄉南陽皆
屬魏後晉武改南鄉為順陽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即襄

州穀城縣之陰城鎮陰城當魏晉時為南鄉屬縣也余
貶乾德縣令時得此碑今二紀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

六日書右真蹟
集古錄

右晉南鄉太守司馬整頌云初仕魏拜郎中中郎議郎
諫議大夫騎都尉給事中轉拜治書侍御史咸熙二年

出臨鄱郡加宣威將軍又云謁者就君拜君世子執節
四讓推與兄嗣固辭懇誠泰伯三美君又加焉又云泰
始三年十一月使者奉詔策命君南中郎將牧就統宛
都按晉史整事跡附見安平獻王孚傳後云兄奕卒以
整爲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早卒其餘官闕皆不
載據史言兄奕卒亦整爲世子而碑言推與兄嗣二說
不同當以碑爲正

金石錄

南鄉太守碑陰

佚

南鄉太守碑陰主記史武當趙會欽元門下賊曹武當張

光化縣志

卷七

金石

八

禮仲文議曹掾陰晏武偉文議曹掾折曰系仲嗣議曹掾
陰吳音惠聲議曹掾鄧毛端元平議曹掾鄧李紀元生議
曹掾筑陽文機永度議曹掾武當頓甫康

缺

議曹掾鄧王

舍建

缺

議曹掾武當三和凱明議曹掾丹水馮崑林元議

曹掾筑陽趙獎時助議曹掾順陽郝獎令緒議曹掾武當
樊廣令之議曹掾丹水張僉令宗議曹掾鄧厲温顯相議
曹掾鄧何珍章聲議曹掾鄧張代叔融議曹掾筑陽梁習
休伯議曹掾南鄉夏勃士平議曹掾南陽郭嬰仲泰議曹
掾南鄉應昂光

缺

議曹掾陰虞方宏伯議曹掾順陽董彥

邵聲議曹掾順陽郭沐叔宏議曹掾順陽樊珍永議曹

掾順陽潘澹偉靚議曹掾順陽祭造始平議曹掾陰何永

臣宗議曹掾南鄉夏怡士奕戶曹鄧李肅李穆倉曹掾南

鄉黃種道思金曹掾陰陳暉行元賊曹掾陰鄧嘉孔仁右

兵曹掾陰終祈叔英科曹掾丹水張暉宣第中部督郵下

又缺一人 北部督郵順陽缺和穎季監江督郵順陽王寶

偉興中部勸農筑陽缺斐令元南部勸農南鄉閻沃泰宗

北部勸農掾陰代諍公密從掾位筑陽□□季齊從掾位

南鄉王皓景林從掾位陰潘立偉業從掾位武當晉厚季

光化縣志 卷七 金石

缺從掾位陰陳良偉之從掾位鄧富虞偉仲從掾位丹水

杜儉温恭從掾位武當楊誕廣明從掾位筑陽趙恢泰英

從掾位武當樊宮建興從掾位順陽郭夏惠時從掾位順

陽郭直惠聲從掾位鄧邵審元度從掾位陰終郇建明從

掾位鄧晃軌令真從掾位陰終恢偉然從掾位南鄉應景

元先從掾位順陽何旻偉之從掾位武當趙凱景伯從掾

位武當王的淵泰從掾位陰婁綜子業從掾位鄧張爽文

列從掾位順陽何缺德配從掾位順陽杜袞建伯缺一人

從掾位順陽張義叔宗從掾位筑陽王審士先從掾位筑

陽趙審文固從掾位鄧厲明顯缺從掾位陰馮兆惠休從
掾位丹水闕祇元威從掾位南鄉謝林常茂從掾位南鄉
夏載缺文從掾位順陽宋□□□從掾位丹水張楊巡列
從掾位鄧呂善元甫從掾位析傅儀顯則從掾位鄧李羨
缺休從掾位南陽郭缺長先從掾位武當樊缺長興從掾
位陰□□林之從掾位筑陽缺勅獻之從掾位析朱邵長
缺從掾位順陽馬僚元友從掾位順陽程缺尤宗從掾位
陰潘韶偉武從掾位武當缺武偉慈從掾位丹水蔡仁令
伯從掾位陰婁偉興伯從掾位順陽王本長元從掾位順

光化縣志

卷七

金石

十

陽王仕宣林從掾位析謝邵季甫從掾位陰婁文興仲從
掾位武當謝冲長缺又缺一人從掾位鄧張肅泰恭從掾
位鄧魯良武和從掾位武當張粲元盛從掾位筑陽張秀
和明從史位順陽五肅仕元從史位析鍾釋景良從史位
陰陳永建宗缺一人從史位筑陽胡憲偉章從史位順陽
杜和建穆從史位武當李他文子從史位筑陽李純臣先
從史位陰鄭邵顯伯從史位順陽龔宏宣林待事掾武當
王宗長謀待事掾陰申定士則文下缺文學史武當韓冀
泰博文學史鄧周緝令熙文學史陰晏超公叔文學史鄧

樊斐宗明文學史順陽郝元凱明文學史筑陽張弼季輔

文學史南鄉樊紹士先缺一人文學史武當謝缺子缺曲

將缺部司馬武當鄭旻康葉部曲將裨將軍下缺部曲將

武猛中郎將順陽何興偉林部曲將□□校尉下缺部曲

將裨將軍武當張始元缺部曲將武猛都尉南鄉趙立公

始部曲將□□校尉南鄉□□承缺又缺一人部曲將□□

□□□□陽胡詵延伯部曲將武猛中郎將陰李章孔文

部曲將武猛校尉順陽缺邵偉元部曲將裨將軍武當魏

端文缺騎缺將裨將軍筑陽胡襲□業部曲將軍司馬缺

光化縣志

卷七

金石

十一

部曲將武猛中郎將□□□□英□部曲將武猛都尉鄼

張銓叔行部曲將廣野將軍鄼周鈞宣代

右碑陰題名見隸續

右南鄉太守將吏二百五十人其磨滅者猶有二十餘

人人皆有邑姓名字而無次序其名號有令有長有南

閣祭酒門下督主簿部督郵監江督郵部勸農五官掾

文學掾營軍掾軍謀掾府門亭長主記史待事掾待事

吏部曲將部曲督又有賊曹功曹議曹戶曹金曹水曹

科曹倉曹鑿曹左右丘曹曹皆有掾又有祭酒有史有

書佐有修行有從掾位有從史位有史有小史等皆魏
晉之際太守官屬之制益如此他書或見一二不能如
此之備也古集本
集古錄

謹按隸續第二十一卷前有闕頁以集古錄證之知
其爲南鄉太守碑陰而又有闕略也所列將吏有武
當陰鄧筑陽丹水順陽南鄉八縣與晉順陽郡領縣
同集古錄謂南鄉郡但領六縣又以武當爲武陵非
也通志

晉南鄉郡建國碑

光化縣志

卷七

金石

十二

右晉南鄉郡建國碑已斷裂不完其額題南鄉郡建國
之碑其大略云嘉平五年漢水滔溢毀壞舊城又云正
元二年城此其餘文字可識處大略述遷都事而銘文
有與晉常存之語知其爲晉碑也按晉書地理志建安
十三年魏武帝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陽縣西界立南鄉
郡及晉武平吳太康中改南鄉爲順陽而不載遷都事
此碑蓋太康以前立故仍稱南鄉也碑有云河內司馬
府君者整也嘗守是郡自有碑此碑旣無建立年月因
附於整碑之次焉金石錄

晉順陽國碑在固封山固王古城內 圖經

順陽太守丁穆碑郡民范甯立 水經注

宋仁宗御篆舊德之碑在紅巖張太傅墓前 宋史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公墓碑歐陽修撰 廬陵集

永春知縣歐公墓碑歐陽修撰 廬陵集

重修學記碑元符三年二月十有四日李廌撰 濟南集

崇山崖園亭記碑宣和二年三月七日張嶼撰奉國軍承

宣使帶御器械樞密副承旨知東上閣門事鄭成之書

紫微集

光化縣志

卷七 金石

十三

元光化尹朱澤政績碑西山隱士薛簡撰 府志耆舊傳